

西漢演義全傳

特  
1  
467  
1



門入遠  
稀  
卷  
1467

鐫

繪

像

# 東西漢全傳

金閭書業堂梓

東西漢通俗演義序



漢家四百餘年天下其間主之  
聖愚臣之賢奸載在正史及雜  
見於稗官小說者詳矣茲演義  
一書胡為而刻又胡為而評中  
郎氏曰是未明于通俗之義者

兩漢演義

序

也。里中有好讀書者，緘嘿十年。忽一日，拍案狂叫曰：異哉！卓吾老子，吾師乎！客驚問其故，曰：人言水滸傳奇，果奇。予每檢十三經，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有若水滸之明白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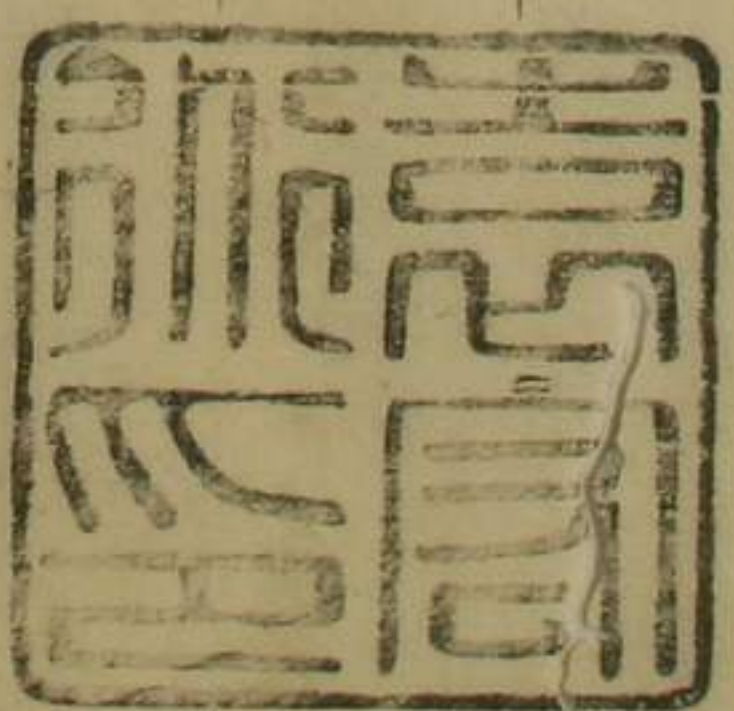
暢語語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釋手者也。若無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則作者與讀者千古俱成夢境。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婦，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談及劉季、趙豐沛、項羽、不渡烏

江王莽篡位光武中興等事無  
不能悉數顛末詳其姓氏里居  
自朝至暮自昏徹旦幾忘食忘  
寢聚訟言之不倦及舉漢書漢  
史示人毋論不能解即解亦多  
不能竟幾使聽者垂頭見者却

步噫今古茫茫大率爾爾真可  
怪也可痛也則兩漢演義之所  
為繼水滸而刻也文不能通而  
俗可通則又通俗演義之所由  
名也雖然吾安得起龍湖老子  
於九原借彼舌根通人慧性假

彼手腕開人心胃使天下共以  
信卓老者信演義愛卓老者愛  
演義也不得已聊為拈出以供  
天下之好讀書

公安袁宏道題



兩漢演義像目

西漢

勝秦師異人被虜	智異人竊通朱氏
芒碭山劉季斬蛇	楚項羽九敗章邯
賀亡秦鴻門設宴	項羽殺嬰屠咸陽
霸王封天下諸侯	張子房燒絕棧道
霸王拒諫烹韓生	張良賣劍說韓信
韓信問路殺樵夫	蕭何月下追韓信
會肉書築壇拜將	韓信執法斬殷蓋
遣樊噲明修棧道	論父老漢王布德

董三老遮道說漢

楚霸王彭城大戰

背水陣韓信破趙

出滎陽紀信誑楚

漢周苛縱公死節

漢王馳趙壁奪印

韓信囊沙斬龍且

蒯徹說韓信背漢

霸王伏弩射漢王

置太公挾漢退兵

九里山十面埋伏

張子房悲歌散楚

霸王帳下別虞姬

楚霸王烏江自刎

齊出橫義士死節

漢高帝偽游雲夢

漢高祖兵困白登

張良託赤松子游

呂后未央斬韓信

樂布洛陽哭彭越

說韓信張良賣劍

霸王江中弑義帝

韓信背楚走咸陽

韓信問路斬樵夫

韓信褒中見滕公

蕭相國深奇韓信

韓信為治粟都尉

蕭何月下追韓信

會角書築壇拜將

蕭何議罪釋樊噲

韓信執法斬殷蓋

四卷

遣樊噲明修棧道

韓信暗計智章平

論父老漢王布德

辛奇斬虎遇韓信

韓信火攻破章邯

泮廢丘三秦悉定

韓信用計取咸陽  
張良說魏豹降漢  
調陸賈智賺申陽  
王陵迎太公入漢  
樊噲擒伏司馬印

五卷

懼楚罪陳平歸漢  
董三老遮道說漢  
楚霸王彭城大戰  
漢王收兵入滎陽  
張良智韓信伐楚  
用車戰韓信勝楚  
許負說魏豹反漢  
知漢興陵母伏劍  
韓信斬夏悅張全  
背水陣韓信破趙  
行反間范增遭貶  
出滎陽紀信誑楚

六卷

漢周苛縱公死節  
漢王馳趙壁奪印  
楚霸王復取外黃  
酈食其說齊降漢  
烹酈生韓信背約  
韓信囊沙斬龍且  
蒯徹說韓信背漢  
霸王伏弩射漢王  
廣武山楚漢會兵  
置太公挾漢退兵

七卷

指鴻溝割地講和  
會固陵楚漢交兵  
張良會諸侯伐楚  
漢王大兵出成臯  
周蘭諫霸王出師  
九里山十面埋伏

楚霸王會垓大戰

張子房悲歌散楚

楚王帳下別虞姬

楚霸王烏江自刎

漢王改韓信封楚

齊田橫義士死節

婁敬議遷都洛陽

漢高帝偽游雲夢

八卷

漢高祖兵困白登

張良託赤松子游

陳稀監趙代謀叛

漢高帝邯鄲駐馬

呂后未央斬韓信

陸賈智調蒯文通

樂布洛陽哭彭越

淮南王英布反漢

四皓爲翼定太子

高帝封趙王如意

呂太后謀誅功臣

漢惠帝坐享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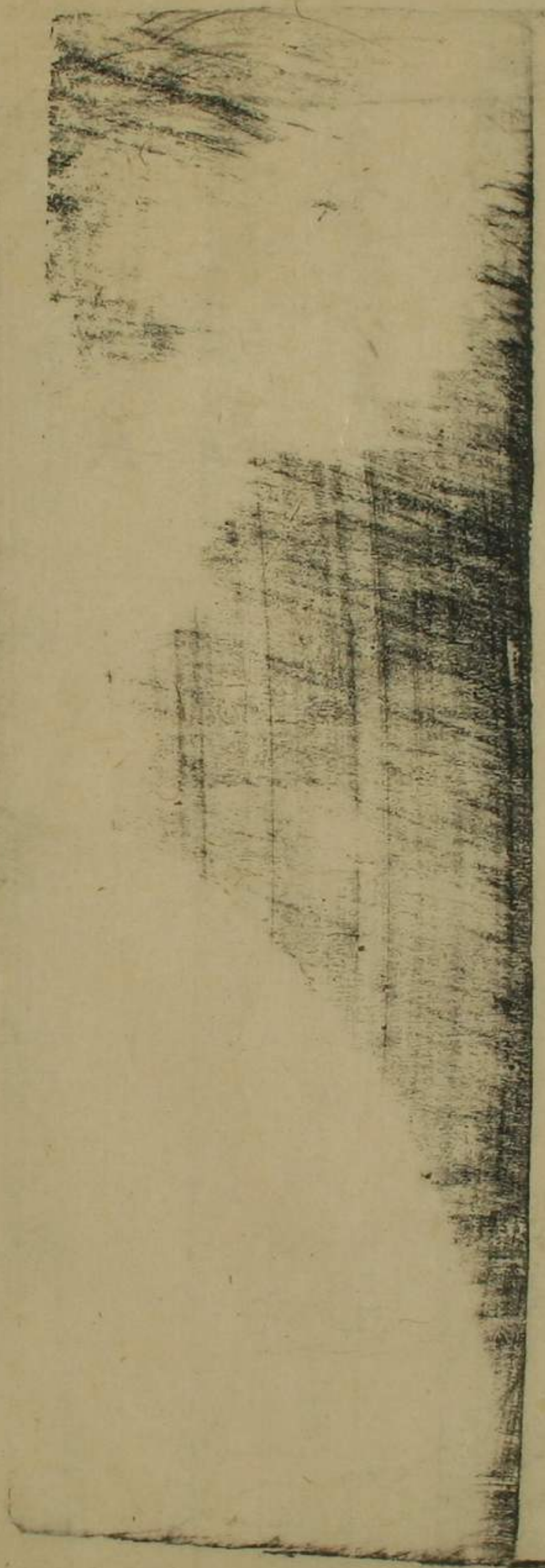




取將是其  
 所長故高  
 鳥盡兮良  
 弓藏惜乎  
 猜忌深而  
 殘殺太張  
 漢高祖



西漢書  
 圖象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幾將漢室

危能令

功臣怖人

穢戚夫

人萬古推

奇妬

呂后



逞扛昆之雄

姜

挽赤符靈教

鴻

門不殺沛公

偉

哉大大夫氣

度

西朝王



西漢全傳

圖象

西漢全傳  
 雲兮虞  
 兮奈若  
 何力  
 拔山兮  
 不能底  
 踏城  
 虞姬



轉漕補  
 卒獨  
 守閩中  
 四百  
 開基第  
 一功  
 蕭何



西漢全傳  
 圖象

狙擊博浪

沙英雄蓋

世

從遊赤松

子瀟洒出

塵張良



出奇計

救紛糾

隨時俯

仰斯真

智謀之

士欵

陳平



長於決勝

短

於自裁不

聽

崩徹之言

忠

矣竟死呂

后

之手哀哉

韓信



擁盾披

挂冲怒

氣

彘肩斗

酒頭英

風

樊噲



既望氣  
 皆為龍  
 虎雖亦  
 王珙者  
 三而逆  
 天終何  
 亦補 范增



據梁地  
 絕楚糧  
 一與漢  
 而項亡  
 奈何臬  
 首於洛  
 陽 彭越



西漢全傳

圖像

醯醢越

誅韓

信豈甘

束手

受白刃

英布



清淨與

民休息野

戰功多

尤推守法

之稱職

曹參



厚臺少文  
 終安劉氏  
 所謂知臣  
 莫如君女  
 固如此  
 周勃



克逆賢母  
 之訓不阿  
 太后之旨  
 其後燕庶  
 其直如天  
 王凌





班超以焚  
其身漢  
王福耳  
忠臣也  
真  
紀信



帝子  
自有直  
恢廓  
同符高  
祖而  
更進於  
寬仁  
光武帝



雅歌投  
 壺能使  
 衆軍整  
 肅宜其  
 喪至河  
 南車駕  
 臨之慟  
 哭  
 祭遵



東漢書

圖象

漢光土字  
 今何在  
 江上猶  
 留嚴物  
 墓

嚴子陵



東漢書

六

擊即擊

呂陵

擊新息

到交

提豈不

克

賈復



欺漢孤  
逼漢孤  
寡到臣  
篡弒臣  
既真臣  
路謙臣  
莽都假  
王莽



輶車不能  
 載二馬不  
 能勝徒與  
 諸猛獸同  
 盡昆陽耳  
 巨無霸



揆天吋  
 度人事杖  
 策言已  
 見帝臣大  
 意鄧禹



大破先零  
諸羌  
功與  
伏波  
顏頡  
馬成



識子輿  
為降  
虜去就  
早明  
風雲自  
從  
龍序  
耿弇



先正名位  
 後議征誅  
 首陳宗社  
 大計豈止  
 為王前驅  
 馬武



首舉宛  
 城降  
 反正從  
 此倡  
 岑彭



止光武

之還

決

却鄆之

戰砥柱

中流卓

然有見

却形



進麥

飯上豈

粥濟

急扶危

大樹

將軍

所獨

馮異



永堅可

渡權

辭適符

天教

王西朝



賢哉

郡守送

叛人

以歸賊

殺卒

使自刎

其首

姚期





勒兵脅

使顯其  
勇牧民  
足食裕  
其才  
寇恂



新刻劍嘯閣批評西漢演義傳卷一

○勝秦師異人被虜

且說七國中趙國原與秦同姓，祖飛廉，有子季勝。後生造父，當周穆王有八駿馬：一曰絕地，二曰翻羽，三曰奔霄，四曰超景，五曰踰輝，六曰超光，七曰騰霧，八曰掛翼。穆王常乘八駿之車，命造父為御，遊行天下，車轍馬迹無處不到。巡至崑崙，會西王母，宴於瑤池，飲之以玉液金漿，食之以麟胞鳳脯。穆王樂而忘歸，有徐偃王在周作亂，金母謂穆王曰：「汝可速回，恐邦國為人所據。」於是造父御王之車，馳驅歸國，借兵於楚，伐徐，定周。因此有功，賜趙王於邯鄲。遂

為趙氏造父以後生夙夙生衰衰生宣子盾盾生朔為權  
 臣屠岸賈所滅止存遺腹子武乃趙氏孤兒後長成領兵  
 報讐將屠岸賈誅滅依舊建都於邯鄲傳位一十一世稱  
 王者五其時正當趙惠王五年季春秦昭王命大將王齕  
 王翦皇孫異人領兵十萬伐趙三軍啓行漸近趙地安下  
 營寨先令人巡哨回報曰離此五十里地各漳河有守臣  
 李繼叔守城四門關閉城上各立旗幟城下俱有預備王  
 翦曰趙既有備且未可輕動倘我兵初到一時妄動恐中  
 其計再令人去探的實然後攻打不遲且說漳河守臣李  
 繼叔已知秦兵近城未敢出敵令三軍緊守各門急差人

飛報趙王曰秦遣王齕王翦皇孫異人領兵十萬侵犯趙  
 境見今漳河扎營趙王急陞殿會眾官商議曰秦強趙弱  
 彼眾我寡兼以王翦善於用兵今侵犯我境勢不可敵不  
 知卿等有何退兵之策上大夫蘭相如曰秦兵遠來人倦  
 馬疲深入重地不諳鄉導此兵法所忌也可差人密領奇  
 兵二萬從蒲吾地僻路兼程前進便旗息鼓兩路埋伏然  
 後遣大將統兵拒敵如我兵一到彼必空壁來迎却令奇  
 兵暗入秦壁虜其輜重此計離在彼時撓分其勢使彼首尾不能救應此  
 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秦兵必走矣趙王從其議隨差  
 公孫乾醫和二將領奇兵二萬由蒲吾小路先行埋伏隨

後遣廉頗統兵五萬同謀士王匡裨將尹綸來到漳河傳令與李繼叔領兵出城接應大軍近城安下營寨次日廉頗出馬與王翦對敵頗曰汝秦王獨霸一國與趙無讐累次侵擾乃自取敗亡耳翦曰趙國偏邦正當歸命大國汝秦趙雖分強弱頗弱自是鼠輩不自揣量乃敢抗拒天兵乎廉頗大怒舉鎗直取王翦王翦揮刀來迎二馬相交戰不三十合廉頗詐敗勸兵不追王翦在高阜處望見廉頗敗走隨即揮動人馬諒鼓長驅追趕王翦急止之曰頗非真敗也恐有埋伏聽催儻三軍追趕行不十里之地早有後哨人來報趙將軍從後兩路夾攻劫破營寨搶虜輜重已將梟孫捉去王

翦王翦聽罷大驚急調回人馬救援大寨廉頗已知秦兵中計乘王翦人馬回動把號旗一展五萬精兵捲地而來如波翻山倒勢如破竹秦兵大敗王翦急回正遇公孫乾醫和生力軍兩路攻來不能抵當山後頗兵在後追襲甚急王翦王翦死戰得脫退五十里下寨隨令副將劉平毛修領兵山後來路埋伏以防追襲却領其餘殘敗軍馬拔寨起程星夜奔回本國待罪朝外昭王已知兵敗又聞皇孫被虜十分憂忿即召王翦責之曰汝二人既失軍馬又放皇孫虜去有何面目來見耶喝令武士將王翦王翦斬訖來報安國君出班奏曰王翦乃秦之名將屢建大

功今若斬首失此股肱於國不利且於皇孫又無益也  
王見安國君解勸怒氣少息遂將王齧廢為庶人行、野、參、差、起、也、不、以、時王翦降  
為散騎仍令待罪領軍以圖後效昭王因與羣臣計議且  
警罷兵要救皇孫回國羣臣曰皇孫被虜恐難遽回不若  
修書一通差一能言之士陳說兩國罷兵之利權將皇孫  
為質待滅諸國之後唇亡齒寒趙國孤立不久稱臣於秦  
皇孫自有回國之日矣請大王徐徐圖之昭王大喜隨遣  
辯士牛西領書赴趙講和廉、頗、甚、密、不題且說廉頗大獲全勝猶恐  
王翦有計不敢追襲收軍回營廉、頗、甚、密、即令噭曹利同李繼叔添兵  
緊守漳河以防秦兵次日領兵押解異人回國來見趙王

趙王甚喜重賞廉頗犒勞三軍畢喚異人叱之曰汝祖大  
肆無道累次舉兵犯境今被擒來有何禮說命武士推出  
斬之藺相如急止之曰不可目今秦國富強若斬此子遂  
成大隙日後加兵趙國恐無寧歲莫如拘質於此則秦不  
敢加兵於我而趙國無事矣趙王曰然數日後忽有人來  
報秦遣使臣牛西下書趙王曰召進來牛西捧書上見折  
書曰

秦王稷再拜奉書趙王殿下竊惟趙與秦原一姓各分  
疆宇始相支別未剖弘猷各爭寸土持刃同氣有傷仁  
愛其、甚、相、昨異人監軍不知禁忌被擒為俘命懸旦夕茲願罷

兵以全素好早賜釋歸生死骨肉惟王覽亮不宣

趙王覽畢宣西近前曰汝秦王既知與趙一姓緣何屢次  
侵擾異人受擒未忍誅戮今既奉書講和姑罷戰筆各守  
疆土俟完好日再放回異人未遲使臣曰秦趙雖原一姓  
國勢自有強弱較分之間爭奪日起不獨秦國爲然大王  
至此亦自不能忍其不侵凌也卽今講和罷兵二國甚利  
會說話大王誠能撫恤異人恩以結之他日歸國感恩圖報秦趙  
兩相結好誠千載骨肉也大王如囚禁異人不得生還大  
王雖有連城之璧亦難解不世之讐矣大王其思之趙王  
聽罷便問西曰汝在秦何官西曰臣在秦亦備員末僚不

過任給使之責耳王曰如子可謂不辱君命矣款待甚厚  
修書回秦趙王遂命公孫乾曰汝監異人於私第雖不可  
縱失亦不可拘禁太嚴恐傷性命凡飲食之費官領供給  
汝宜謹慎公孫承命領異人歸宅一路竝馬行過街市人  
叢中立着一人看了異人容儀不覺失聲大嘆曰奇貨可  
居也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節分解

總評 秦師之敗王翦不能辭責異人之質相如實有大  
功

○不韋風鑑識異人

却說見異人者何人乃是陽翟大賈姓呂名不韋賈於邯

輒其人天資穎悟識見精明幼年曾從鬼谷子授以相法善能相人見了異人連聲便道奇貨可居也當此異人同公孫乾歸宅却說不韋見了異人回到私家見父問曰耕田之利幾倍父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父曰百倍立王定國之贏幾倍父曰則無數矣不韋曰商賈勞心耕田勞力其利有筭今秦皇孫異人相貌丰雅此人後必大貴見今拘質於此不得還國願以千金賂趙侍臣計救還國以圖富貴此無窮之利也父曰此事爲之不易如成則可以爲王侯如不成破家之道也汝宜斟酌爲之不韋曰見之相法百發百中料異人後來必貴見命亦當發達此舉甚利

父不必憂矣於是不韋遍訪公孫乾親識城東有一人姓季名默與乾姻好素通關節不韋備禮往見以賤賈於此無所倚託欲有玉帛之禮求見公孫一面以爲光寵再無他圖也默遂允諾次日見乾備道不韋行藏舊與默交厚欲轉託一見以光蓬華不敢驟見借某以爲先容不知肯容納否公孫乾依允當日默引不韋投見不韋備黃金十錠白璧一雙進獻乾喜納遂留飲竟日相與接談不韋語言便利應答如流乾以爲相見之晚也自此不韋與乾往來情洽不韋每有好食或時物便思送乾乾以此坦然不疑遂爲契交一日端陽節公孫乾後園設酒邀請不韋季

默敘飲遂請異人出與不韋相見不韋佯問此何人也。乾曰此秦皇孫異人也。等閒不與他人接見公乃契交請出同坐。不韋再三謙讓曰皇孫乃秦貴人也豈敢連席。乾曰俱是厚中不必過謙。不韋遂與異人連席。乾與默對坐飲至半酣情甚歡洽彼此俱無嫌疑其日甚樂。至晚不韋辭歸。次日不韋具綵幣求見異人兼以謝酒為由來到公孫乾宅內正值公孫乾進朝未出不韋就與異人相見獻以綵幣。異人曰我秦國棄人也子何相待之深耶。不韋因見無人遂密告曰吾此來欲太子之門而不惜千金以見公孫乾其意蓋深有在也。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

吾門也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雖欲太子之門實欲大吾門也。異人知其心跡遂引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已為太子王業大定國勢日強安國君雖愛幸華陽夫人而無子若能立嫡嗣者獨華陽夫人耳況子兄弟二十餘人子為中子又拘質在趙日遠日疎猜間益久若秦王薨必立安國君為王諸子且暮在前者定爭為太子矣富貴他人得之吾子徒老死趙地何能歸秦也。異人被不韋說到傷心之處遂涕泣語曰子之說真金玉之論肺腑之言也為今之計奈何。不韋曰子貧困如此無以奉獻於親及結好賓客不韋雖貧請破家為千金與子

西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陳說顛末道子忠愛料安國君華陽夫人必喜其說立子為嫡得歸秦國將來必為太子此計如何異人乃頓首謝曰吾父母邦國久未歸省終日鬱鬱生不如死子能捐金為我圖之他日還國再見天日但有得地之時富貴與子共之子可速行早賜佳音我在此屈指懸望也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以為進用交結賓客之需復以千金買奇物玩好并金珠寶貝及隨身行李準備起行數日完備遂赴公孫乾宅內告辭曰不韋一向在此貿易貨物將盡欲出與販一兩月方歸暫辭門下乾遂置酒相別戀戀不捨囑不韋曰子遠涉風霜自宜保重即去早歸不可久戀花柳致我懷念也不韋曰謹領尊命隨辭出門準備行李啓程未知說秦如何

總評 不韋具此眼力那得不富貴

○安國君剖符立嗣

不韋帶領心腹從者一二人離趙前赴咸陽此地沃野千里天府之國有八水三川五關四塞風景富麗人物俊雅當時七國以秦中為天下第一見今昭王在位兵強國富十分繁盛不韋到咸陽進城尋一僻淨店房安歇隨同從人上街市密訪華陽夫人親屬有人說夫人無親止有姐姐皇姨就在太子府對門住居臨街有閒房百餘間專住



往來客商以此人稱為皇姨店不韋就假以尋房為由私  
托閹人傳達皇姨文具黃金十兩色幣一端以為進見之  
禮皇姨丈相見甚喜便問不韋何處鄉貫不韋曰某陽翟  
人也姓呂名不韋賈於趙地與皇孫異人對居時相往來  
心跡相托皇孫常仰慕皇姨與華陽夫人乃同胞至親敬  
專不韋前來投見敢求轉達拯救還國外有黃金五十兩  
奉皇姨為茶果之資萬乞轉達賜濟姨丈聽罷急令侍婢  
請皇姨出來相見不韋見皇姨行禮畢將情訴說一遍就  
將黃金獻上皇姨大喜曰禮物須出於皇孫其實勞足下  
遠來便問皇孫在趙起居何如足下想知其詳不韋曰某

據緣偶奏

與皇孫公館對居終日相會交情甚厚凡事盡心吐露且  
皇孫賢明仁孝儀容非常結諸侯賓客天下仰其風采常  
曰我以國君夫人為天日夜思想不得歸省願子將我書  
禮投獻於國君夫人上壽就七七、面、皮、精、油、膏、丹如見我國君夫人之面一般  
仰望皇姨轉達今皇孫在趙度日如年某不辭千里而來  
望皇姨救拔倘皇孫得地之日決不忘大德矣皇姨曰汝  
目在我店中安歇明日引汝見夫人再從長計議不韋乘  
便又告皇姨曰吾聞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華陽夫  
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早自結於諸子中賢孝  
者舉以為嫡恐太子他日立為王定將嫡子立為太子自

相標榜夫人之門必生蓬蒿那時人老花殘雖欲進言而太子終不聽也況今皇孫異人賢明仁孝仰慕夫人日切夫人能當寵愛優沃之時正言聽計從之日肯薦舉一言立異人爲嫡使異人無國而爲有國夫人無子而爲有子世享秦祿而皇姨亦得常保富貴此所謂一言以爲萬世之利也皇姨曰足下之言甚善我就將此言轉達夫人救拔異人還國次日皇姨早起引不韋入府見舉陽夫人皇姨先入內見夫人各叙禮畢皇姨曰今有皇孫異人一向在趙爲質晝夜思想夫人今差一心腹人呂不韋其書禮來與國君夫人上壽見在宮門外何候求敢遽進夫人曰

既是皇孫差來的人有書禮着他進來不韋聞命卽整衣鞠躬進禮畢將書物呈上夫人開看禮物乃是明珠四顆玉釵二隻甚喜來書且莫開封待國君出獵回時開看夫人曰汝且回店候國君歸來令人請你相見不韋辭回不韋却說皇姨與夫人閑坐間將不韋前言從頭細說一遍夫人聞言悲切感動不覺淚下果堪淚下謂皇姨曰不韋之言極是有理使我日夜喫憂也但諸皇孫俱有生母且喜異人無母今又如此賢明仁孝正當冊立爲嫡待國君回時當從長計議想無違阻正話間宮人報曰國君回宮夫人急整衣迎接同皇姨進禮畢就將異人哀情并書禮獻上國君

看禮物畢折其書曰

不肖男異人沐浴頓首百拜君父安國君母華陽夫人千秋殿下男以監軍伐趙師敗被虜敵國爲讐自分必死幸賴使臣牛西馳書仗義雄辯剖公不辱君命趙國畏服拘男爲質用阻大兵趙遂以爲得計而男豈能存活耶日夜思歸徬徨萬狀仰念父母徒形夢寐耳跼步不忘一飯三嘆卽今心託呂鴻呂鴻謂不韋珠玉上獻悠悠

此心如臨膝下諸凡委曲呂能悉陳萬乞俯念孤孽早賜救援如得生還昊天罔極冒干慈威無任激切惓惓

之至

國君與夫人看罷書涕淚如雨夫人就乘國君想念情切因而進言曰異人與諸子中甚賢凡往來使客多稱譽之况妾幸充後宮極蒙眷愛不幸寵深而無子孑然一身形影相吊雖極目前之歡恐難永終其好今聞異人之賢欲立以爲嫡翁合皇圖寔在此舉不識國君許之乎夫人於是俯伏在地顰眉蹙眼哽咽不起國君以手扶之曰夫人且省煩惱容吾圖之但恐異人拘質在趙必不易返須當奏知父王其與謀士計議方有長策夫人曰今有稍書人呂不韋在皇姨店中聞他足智多謀合指已有救異人之策如召來一問便有奇計國君曰如果此人有策何不請來商

議隨即令人去請不一時不韋跟從人進府來見安國君  
行禮畢就將破家救異人一節從頭告說一遍安國君聞  
言大喜曰誠如是言想異人還國必矣足下之功當銘之  
金石他日奏過父王富貴不輕也於是不韋又叮嚀以立  
嫡為請國君遂命匠刻玉符一道定盟以異人為嫡即與  
夫人收執又以金五百兩付不韋與皇孫歸國之費仍請  
以不韋為傳寫手字合同為照不韋曰殿下既能託臣以  
心管臣敢不肝腦塗地以期皇孫回國如有的信更望殿  
下命一大將率領精兵沿途接應以防追襲國君曰不知  
足下期在何日還國庶好準備不韋曰此事恐難遲度須

緩緩處之多則一年少則半年如有的信先差人預報殿  
下不勞多囑也不韋就拜辭回店整辦行李辭了皇姨同  
從人歸就裡下節便見

總評 不韋着數使人必應其周匝處尤在刻玉符一道

○智異人竊通朱氏

却說不韋離秦返趙一路正值暮秋天氣怎見得

南陌遊人依舊東籬黃菊飄金馬前西風正急梧桐葉  
底鳴禽正是旗亭喚酒對誰斟野花雖艷色無意遶溪  
尋

不數日行到邯鄲入的城來先到家見父呂翁備將前見

安國君并立嫡一節告知父親呂翁不喜至晚不韋歸寢見愛妾朱姬神思倦怠態度困懶便問曰我離家纔兩月餘爾在家或有私情耶姬曰妾自蒙君從小撫養成入幽居闈閣無事未敢輕出中堂何敢私情耶妾兩月前與君歡合已有娠矣連日殊覺倦怠非有他也不韋聞言低頭自思曰吾家當昌大矣遂與姬就寢因以言挑之曰汝欲為富家婦耶欲為王者婦耶姬曰君何為出此言耶不韋曰見今秦皇孫異人在趙為質我看他儀容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後必大貴我為他破千金至秦國說他母親華陽夫人及他父親安國君已刻玉符定盟立為嫡子矣異

日救回秦國久後定立為王我欲明日置酒請來相會令汝筵前拜見汝待酒後倘異人有留戀之情汝亦半推半就與彼私通我却佯怒汝即同彼哀告就許為佳偶倘他日生子汝當為太皇后我亦其富貴世為秦族矣汝從小舉度不凡亦當大貴但成事之後決不可忘今日也姬曰妾與君數年恩愛情如膠漆豈忍遽捨耶不韋曰我欲與汝共圖富貴非汝背其德也古人云成大事者不矜細行雖汝暫屈一時實為萬世之計胡為而不為也姬曰出君之口本君之心妾雖依命實君之願也不韋大喜遂計議已定次日不韋準備金罇玉斝一副犀帶一條來見公孫

乾令門人報知乾急出遂與不韋相見叙久濶之懷情甚  
歡洽不韋曰某一向在外生理偶得金罇玉筆二副犀帶  
一條奉公少引芹敬乾曰君遠歷風霜經營勞心得此奇  
物歸卽見惠辭之不恭欲受增媿深感深感不韋曰微物  
表敬何足掛齒乾遂收納分付整酒席留不韋叙飲仍着  
與人相見就令陪坐韋偶見乾進內更衣乘便將投托皇  
姨及見國君并華陽夫人刻玉符立爲嫡子一節低言告  
知皇孫聽罷大喜曰如公之恩當銘刻肺腑不敢忘也話  
未畢乾至又飲數盃不韋曰不勝酒力矣乞告辭歸某久  
欲奉屈車駕增光蓬萊但俗事羈絆未得舉行要在明日

奉請就煩皇孫同往未識台意以爲何如乾曰賢契遠來  
正欲一拜明當同皇孫趨往不韋卽回家分付家僮打掃  
前後潔淨置辦酒席不題次日公孫乾與皇孫竝馬同來  
不韋家赴席不韋出迎各叙禮畢水陸具陳笙簧齊奏正  
是賓主交歡情更暢風光曉霽樂偏多比飲酒將闌不韋  
復邀請小園後翠雲軒下消飲其餘從人留阻在外命家  
僮管顧不韋却令女婢喚愛妾朱姬出來通酒公孫乾與  
皇孫看朱姬恍如月殿嫦娥瑤池仙子懶臨席上羞對樽  
前真西子不能過也酒酣近晚高掌銀燈公孫乾大醉家  
僮扶去小軒就寢不韋亦伴醉假寐異人獨與朱姬對飲

左顧右盼情各眷戀。况異人客居日久，遂與朱姬就席歡洽。不韋忽醒，佯怒曰：「吾愛妾如花，雖千金難易也。汝受我大恩，反調戲耶？」朱姬跪而言曰：「大人破家為皇孫，以圖富貴。今若為賤妾而反致大人之怒，既肯大人，又失皇孫，兩難之地，不若死耳。」就拔壁上劍，欲自刎。好作不韋急抱住，低言曰：「汝且住容，吾一言汝令既為皇孫，所染况又皇孫深愛而不捨，兩情相入，似難再阻。不若將汝與皇孫為室，他日得地之時，不可忘也。」異人朱姬含羞向前，頓首拜謝曰：「若得大人垂念至此，雖粉骨碎身，不敢忘盛德也。」少頃，公孫乾亦酒醒，不韋遂將前事隱下，只說皇孫久居客邸，情况

無聊，願將愛妾朱姬與皇孫為配，庶可以遣歲月矣。不知公意以為何如。乾曰：「子誠可謂大丈夫矣。仗義疎財，世所罕有。乾即請為媒，就將異人所束碧玉帶，留為定禮。容擇日過門。是日酒闌已三鼓矣，二人拜辭回宅。不韋謂朱姬曰：「大事定矣。早晚完親，汝不可負今日之盟也。」却說異人自別朱姬之後，春心蕩漾，客處無聊，再三向乾哀告，早與不韋講親。惟恐日久有變，乾即差人催促。不韋擇是年九月念五日，送朱姬赴公孫乾處，與異人完親。光陰瞬息，不覺已十月矣。是時乃秦昭王五十五年歲次甲辰六月廿一日，朱氏懷娠大期，誕生一子，生得隆準巨目，方額長眉，背

上有鱗出世有齒容貌奇異此子不似十分像了的面貌皇孫甚喜取名爲政隨差人報知不韋不韋暗喜曰大事成矣卽同從人至乾處與皇孫各道恭喜罷乾與不韋携手至後廳分賓主坐定留飲至晚方散自此常常往來會飲不題却又值夏盡秋初天氣不韋與父商議曰異人从未還國大事如何得成今日父親可差老嫗往公孫乾處請朱嫗與政來家暫住幾日兒自有計呂翁從其言卽差老嫗往公孫乾家去請朱氏并子政到家看望異人告過公孫乾就令朱氏與子政同車到不韋家不韋卽令父呂翁收拾家財細軟之物同幾箇心腹從人帶領家小并朱氏子母星夜先往咸陽報知

秦王去訖但不知不韋在此如何脫身且聽下節分解

總評 不韋如此風鑑如此贈妾如此過繼皆世人所未有

○不韋竊異人還國

却說呂翁一夜打點家財僕從同朱氏子母一簇車馬乘五更末時從邯鄲北門逃走星夜奔秦不題且說不韋次日打聽公孫乾連日教場操演軍馬不閑一日正值乾公事稍暇不韋徑往乾家相望乾曰正欲令人奉請不意下降甚慰鄙懷遂邀不韋後園少坐異人出一同相見閑話間乾曰日長無以消遣欲與賢契對一局如何韋曰暮有



勝負不可空着如輸三局者罰一席正是三百枯碁消永  
日十千美酒賞芳辰不亦樂乎乾遂令左右設碁枰與不  
韋對着不韋連輸三局不韋曰其輸一席矣異人偶坐觀  
碁不韋曰殿下亦知碁乎異人曰秦人多善奕者某自幼  
身校亦頗知其意蓋着碁之法貴多筭勝少筭不勝况無筭乎更  
要布置安謀取捨得宜心隨手應意在機先此着碁之法  
古人心訣之妙也不韋聽罷大喜曰殿下深通碁意難以  
對着乾曰賢契亦與皇孫各賭一局便見高下不韋請異  
人饒四子一連又輸三局不韋曰我正欲請二公城外小  
園賞荷花不意連輸二席明早乞車駕枉顧為竟日之樂

乾依允不韋辭歸即分付心腹家僮準備前後門走路又  
令一心腹人先將跟隨人安置一處酒飯又預先尋極好  
濃艷酒二十瓶差人去麗春館叫一起女樂為勸酒侑觴  
之具先於後門小耳房藏下四疋能快走好馬都準備停  
當次日公孫乾異人出城十里外到花園下馬與不韋接  
見遠遠的望見一派清音滿園佳景前人有詩卑道園景  
詩曰

盛時作宦暫閑遊更喜郊園景物幽山色連雲迷曉徑  
松聲遶澗禱清流層臺漸近朱欄迥高閣懸空翠藹浮  
噴鼻花香初破蕊風微簾幕下重樓

乾甚喜，盡情痛飲，又兼女樂侑觴，雅歌投壺，近晚大醉，臥於對月樓下，不知天曉。跟隨從人亦被家僮灌得大醉，各去清涼樹下歇息。異人已知其意，佯為醉容，不韋將女樂打發進城，分付一行從人飽飯畢，遂同異人到後門外上馬。星夜望咸陽小路逃走。一夜已行二百里外，不題。却說公孫乾直睡到二更時分方醒，只見燭滅香消，酒闌人散，遍尋不韋異人，不見踪跡，十分驚惶，即欲起人馬追襲。城門已閉，雖有從人俱沉醉未醒，況又步行，且天色甚黑，乾捶胸懊悔，坐臥不得安息。等到天明，進城歸家，更換朝服，及到朝門外，趙王已陞殿，異人引從人到不韋家捉拿家

小，但見重門鎖閉，通無一人。有傳說不韋家小四、五日前已遠行矣。乾無計奈何，只得到上大夫藺相如家求計。門人報入，相如出與乾相見，乾將不韋設智盜異人逃走一節從頭細說一遍。相如曰：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以其有異人為質耳。今被盜去，構怨興兵在此時矣。為之奈何？乾又俯伏涕泣求計。相如曰：事不宜遲，須當作速奏知王上，快調人馬追趕。晝夜兼程前進，況異人行尚不遠，猶可追襲。使少怠緩，大事去矣。即同公孫乾進朝，傳與使臣轉啓趙王。趙王聞奏，急出殿，便宣二人議事。乾見王以頭叩地不起，哽咽不能出言。趙王曰：汝有何事，乃如此狼狽？

耶乾曰昔蒙王命監押異人一向且問小心防管不敢少縱不  
意陽翟大賈呂不韋與異人私通買囑守門者竊逃回秦  
今行一日矣奏請大王卽調兵追趕未敢擅便謹來請死  
趙王大驚曰尔不走脫異人秦必興兵結怨矣尔爲大將有  
負委任致我憂懷本當誅戮且與我作速領兵追趕如異  
人捉回免汝重罪不然罪難道矣相如奏曰乾雖追趕恐  
人馬衆多不能兼程前進不若遣人星夜先到漳河傳與  
李縱叔相如也還不知呂不韋好那得蓋詰牢把盤詰先行捉住虜爲便蓋王曰正合吾意當  
日遣人報與李縱叔用心防守隨差公孫乾領兵五千追  
趕却說不韋自離邯鄲晝夜趨行况人強馬壯歸心如箭

早到漳河隘口將從人衣服與異人更換雜在家僮內徑  
過漳河况李縱叔素與不韋往來常有人事饋送更不盤  
問徑過關口未半日有趙王差人隨到傳說走了異人一  
節李縱叔跌足嘆曰不韋今早方離此地未及半日可疾  
忙追趕隨同醫和領精銳兵三百輕弓短箭星夜往前追  
趕且說不韋異人離了漳河將近兩日來到黃河東岸忽  
見後面塵土起處早有追兵已到異人曰前有黃河之阻  
後有追兵甚迫吾必受擒矣不韋曰殿下休憂你看東岸  
邊有一枝軍馬來到必是國君發兵言未盡早見一將拍  
馬向前欠身言曰吾乃秦將章邯奉國君之命特來接應

殿下介胄在身不能行禮放過異人一行人從攔住來兵  
李繼叔醫和齊出徑奔章邯舉鎗來迎交戰不十餘合  
章邯手起處刺醫和于馬下李繼叔見折了醫和無心戀  
戰撥回馬便走邯正欲追殺忽見塵頭起處早有兵到乃  
是趙將公孫乾也乾曰汝等快將異人獻出仍同赴趙請  
罪以全大信乾知其甚度不負兩國之好若聽不韋盜去大兵到此  
豈能于休章邯笑曰昔日牛西致書不過權爲請和以存  
皇孫實非真和也汝趙人何痴之甚耶乾大怒輪刀直取  
章邯邯舉鎗交還鬪不三十回合公孫乾人馬遠來未經  
歇息力終不加更兼章邯鎗法甚熟人馬精銳不能抵當

拍馬落荒而走章邯驅兵大殺一陣回保皇孫拔寨起行  
不數日來到咸陽不韋曰華陽夫人乃楚人也皇孫當着  
楚服以見夫人異人依言卽換楚服入宮拜見國君并夫  
人訖彼各傷感夫人復謂國君曰妾乃楚人也皇孫着楚  
服而來見真吾子也更其名子楚國君曰善于是子楚復  
跪而進言曰兒被虜爲質幸賴不韋以千金結好左右又  
將愛妾與兒爲妻破家竭力救拔還國此再生之恩古今  
絕少伏望重加官爵以酬其功國君喚不韋進內而謝曰  
吾兒在趙足下不避斧鉞救拔歸秦希世之功誠爲再造  
尊公竝家眷到時已賜田千畝安置新宅居住矣明日奏

過父王封官報德不韋曰微功蒙賜已荷重恩豈敢更期  
望外耶就拜辭歸宅子楚同朱氏子政就在華陽夫人宮  
中居住不題次日安國君早朝奏曰臣子異人伐趙被虜  
久拘于彼以爲質子我王一向未恐加兵蓋投鼠忌器耳  
今幸陽翟大賈呂不韋破家廢千金不辭萬苦買賂趙臣  
今得救拔還國於秦有光此不世之功也奏知我王當加  
封官昭王大喜即宣不韋朝見封爲太子少傅兼東宮承  
局之職不韋叩頭謝恩自此在秦發蹟又暗囑皇姨再懇  
夫人早立子楚爲嫡恐怕有變皇姨于是入內語夫人曰  
子楚歸秦皆夫人救拔之力況玉符合同盟約已定須當

早立爲嫡以爲不拔之基夫人曰此事正欲與國君計議  
連日國事不暇未敢啓口當乘國君在宮無事夫人乃進  
言曰國君昔曾許子楚與妾爲子今雖居住宮中尚未明  
言於外恐諸子後日爭立初議有更國君曰此說正合吾  
意即擇日以子楚與華陽夫人爲子寵沃日隆子楚之業  
大定矣此是不韋化家爲國機如測立種生苗意更深畢  
竟將來如何且看下節

總評 看公孫乾李繼叔不防不韋處乃是不韋手段  
不韋下碁要異人讓四子不知自家倒先讓一子了呵  
呵

○呂政立暗絕秦嗣

秦昭王五十八年季春三月昭王薨羣臣議立太子安國君為王以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朱氏為夫人命王翦章邯統兵伐趙李繼叔失守城陷遂得漳河趙求救於周王周兵亦敗績自此秦日益強大伐魏取韓所到無敵秦王立一年薨羣臣立太子子楚為王封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生母夏姬為夏太后朱氏為王后子政為太子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佩劍上殿召命不名威權日重羣臣莫敢仰視秦王楚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以朱氏為王太后尊不韋為相國號稱

仲父自此秦上國都秦王年少國政皆不韋統理出入宮禁略無忌憚時

時與太后私通宮闈之中畏不韋之威莫敢聲言不韋奢

侈益甚養家僮萬人招致四方食客常數千人金玉如山

甲第連雲珍玩奇寶不可勝數凡戚屬故舊皆列貴顯金

紫滿前任其封賞又延攬天下名士凡有聞見著為集論

有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

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於咸陽市門外懸千金於其上招

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懸告十餘日

無人敢增損之凡無入增損的便是不可增之典否還要味不敢一字不刊之典遂將此書頒行天下

不題且說秦王雖年少承父祖之餘烈當國家之強盛東

周不祀六國益衰不韋專內王翦治外滅楚伐趙破燕取魏天下縱橫藩籬固結人知秦之強不知秦已滅矣後人有詩曰

七雄爭據苦生靈擾擾干戈不暫停一着朱姬成帝業誰知呂政是螟蛉

却說不韋見秦王益壯太后荒淫不止恐禍及已乃私求

華陰人嫪毐嫪毐人名嫪不韋所為俱可憐以為舍人太后聞欲私得之不

韋乃進嫪毐詐以為宦者拔其鬚眉奉侍太后遂與私通

心極愛之封為長信侯又恐事泄詐卜避時遷居岐雍大

鄭宮凡宮中大小事皆毐裁決秦王九年五月五日太后

與毐飲酒大醉命御衣夫人季氏進酒偶酒灑於地毐怒

而叱之曰老婢乃敢無禮耶季氏曰我居宮壺十餘年來

侍奉先王多有辛苦爾何罵我耶毐大怒令人笞背逐出

季氏懷恨即奔告大使趙高說嫪毐實非宦者與后私通

見生二子藏匿在宮待王上春秋後二子爭圖天下高聞

知大驚不敢隱諱見秦王將季氏之言一一奏知秦王大

怒就捉嫪毐下獄追究具得情實至九月夷嫪三族殺太

后所生二子遷太后於雍地名拘相國囚不韋於幽室諸大

臣實客極力上言而死者二十七人俱斷其四肢積之關

下有齊人茅焦茅焦此時好膽力不避斧鉞願欲請諫王大怒按劍而坐口

正漆出設油鑊於殿傍令人召焦進見欲烹之焦徐徐而行彷彿無人行至王前再拜謁起稱曰臣焦向聞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來固欲滿其數矣臣非畏死者也凡生者不諱死存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王所欲急聞也陛下如欲聞其說臣當極力上言之如不欲聞其說臣即投諸鼎鑊願死王前不畏也王曰汝有何說吾即聽之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禁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而去無一人向秦者王獨立無與臣竊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盡

茅焦與諸考叔何如

决知必死即解衣徑赴油鑊王急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請就衣謂焦願今受事即爵以上卿數日後王命駕虛左方往迎太后歸於咸陽復為子母如初釋不韋於幽室以文信侯使就國河南一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宴會無虛日王恐其為亂召羣臣諭之曰不韋雖有救先王之功今隆以重爵可謂厚矣况又無汪馬而傷之勲反位居文武百僚之上恐不足以勸天下也意欲遷之蜀地今四川使老死遠方亦不忍加誅之意耳羣臣莫敢再諫王仍出手書與不韋曰

論功則開國以端綴則本生茲日何功何親妙甚妙甚  
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祿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



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地以全不恐加誅之意勿違

朕命速令戒行

良心。

不韋見其手書乃哭泣曰吾今年老矣何任遠行自變難免誅戮遂飲醪而死王聞知乃厚葬於河南洛陽北即道西也

按不韋奇謀雖成而機深太過滅絕羸祀不仁甚矣神人共憤卒致敗亡宜也然坑焚之慘不韋作偏萬世之下猶有餘憾乎

秦王自滅不韋之後侈心益盛一日召羣臣議曰我今併吞六國一統疆宇古今全盛天下一人當更國號以新天

下耳目今自謂德兼可三皇功過五帝故立尊號曰皇帝又

自以我為始可稱一世相繼於後為二世綿延不已傳至

萬世故曰始皇帝又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銷天下之兵畫

一統之法遷徙天下豪傑於咸陽鑄金人十二以示國富

起章全於上林通複道於上阪大興工作創立宮室盡將

所得諸侯美女珍玩鐘鼓克入始二十七年始皇召羣臣議

曰古者聖王巡狩天下以觀民風朕欲效古出巡與爾百

官計議汝以為何如羣臣奏曰古先有道之君巡行天下

以觀民間疾苦所謂坐明堂而聽政也若深居九重天下

利病何從知之陛下此行正合古意始皇隨命駕先巡隴

西北地一日過雞頭山登高遙見東南有雲氣非煙非霧  
隱隱有五色祥光命近臣宋無忌問之曰此何兆也無忌  
奏曰雲氣之出各有不同有祥雲有浮雲有瑞雲有霽雲  
有慶雲皆謂之雲臣觀此雲非雲也乃大貴之氣龍成五  
色其應不小也始皇曰爲之奈何無忌曰此雲非陛下不  
可鎮也當遊巡東南以寶物鎮之可以消此應兆也始皇  
曰卿言正合吾意遂傳命旋車駕復轉回東巡登鄒嶧山  
立石頌功德封東岳太山遂以所佩太阿寶劍瘞於山下  
遂渡淮浮江至南郡而還駕回咸陽群臣迎接入宮後史  
官有詩曰

東南旺氣已歸劉何事勞人日遠遊四百年來王業定

始皇難免喪沙邱

始皇自回咸陽之後一向無事時常追思東南雲氣不知  
有何應兆心下不樂有近臣奏請連日天氣融和御園中  
百花爭放陛下何不命駕一遊以悅聖心始皇卽命駕帶  
領近侍妃嬪前至御花園看景未知如何

總評 標題中暗字有春秋筆意○始皇妄自尊大荒淫  
恣虐而欲巡行鎮氣何益之有

○始皇命徐福求仙

却說始皇駕幸東御園入的園來賞玩佳景正是

花透宮袍雲錦重，柳披春仗露梢枝。風微殿閣飄芬郁，  
萬紫千紅藹翠微。

侍臣導引看畢，園景登顯慶殿暫憩，不覺困倦，伏几而臥。忽聞一聲響亮，驚動天地，見紅日墜于面前，從東一小兒，身着青衣，面如鋼欵，目有重瞳，向前欲抱太陽，未曾抱起。從南又一紅衣小兒，大叫青衣小兒，未可抱太陽去。我奉上帝敕命，特來抱太陽，兩個不伏，各努力爭打。青衣小兒連摔紅衣小兒七十二交，紅衣小兒不伏，跳將起來，用力打訖一拳，青衣小兒仆地，便倒氣絕而死。紅衣小兒將太陽兆不伴抱起向南去，始皇叫小兒且住，我問你是誰家小兒，通

個名姓小兒曰：我是堯舜之是堯舜之子豐沛先入咸陽，蜀封與義沙邱，汝歸長安，我立帝命簡在四百之禩，言罷向南徑走，只見雲霧迷天，紅光滿地，小兒不知所往。帝颯然覺來，却是一夢，凶多吉少。我嬴秦天下，恐終為他人所得，遂命駕回宮，終日常常不樂。因與近臣計議，要求長生不死之藥。萬世為君，有燕人宋無忌奏曰：東海中有三神山，山中有十洲三島，蓬萊方丈，八節如春，四時清朗，不知寒暑，不識甲子，中有長生不死之藥，服之可以壽筭無窮。耳帝曰：卿曾見此仙境否？無忌曰：臣有一方士徐福，曾到東海見蓬萊方丈，遇羣仙乘鸞駕鶴，亦與凡人不同，見在臣家。

暫居帝聞說就召徐福入見求長生不死之藥福曰求藥  
非難入海得真藥爲難若必欲得此藥須臣入海方可得  
也帝曰如求得此真藥與卿共食羽化爲仙不亦美乎福  
曰必欲臣去須用大船十隻師亦諸色匠作俱要預備要童男  
童女各用五百名凡金珠寶貝飲食器用之類俱不可缺  
打點整齊臣便起行帝卽傳令打造般隻各色完備着徐  
福過海採藥徐福撐駕船隻入海訪仙一向杳無音信帝  
見徐福去久不回心急又着儒士盧生入海尋訪盧生行  
至海邊見驚濤萬頃銀漢波翻煙霧茫茫不知所往遂嗟  
嘆良久而回自思勞民動衆費了許多錢糧恐難空回始

皇必加責遣却領數從人至秦岳山中遍訪真跡行至東  
華絕頂見一人蓬頭垢面臥於石上不起盧生尋思此高  
處人不可居此人居之定是異人虛心向前施禮其人起  
問曰公是何人來此何幹生曰某奉始皇命來此訪仙求  
長生不死之藥其人笑曰天數已定大限難逃世上安有  
長生不死之藥○此道○終○是○藥○始皇可謂誤耳盧生見其人言語不凡再  
三哀告懇切務要指示迷路其人用手推石成洞不久取  
書一冊上有書名乃天籙秘訣遂付盧生囑之曰此書當  
與始皇詳看上有死生存亡之數盧生再要細問來歷其  
人復臥於石上合眼不語盧生得書回見始皇言說東海

茫茫不知涯岸尋訪徐福杳無踪跡臣至東華絕頂見異人授書一冊不敢隱諱即將原本進上帝將書展開觀看上有書名天籙秘訣其中有歷代轉運之圖上書科蚪文字言語多隱諱不可曉王命李斯詳譯字義中有一言說亡秦者胡也帝大驚曰此天籙之言必謂亡秦之天下者若胡便是北胡何以言秘訣也必比胡也遂命蒙恬起人夫八十萬沿邊高築長城以防北胡後有胡曾詩為證

祖舜宗堯自太平始皇何事苦蒼生不知禍起蕭牆內  
虛築防胡萬里城

始皇既命蒙恬北築長城又傳令東填大海西建阿房南修五嶺創立宮殿興工動衆連絡不絕改變制度大肆更張又恐人非議其過乃聽李斯之言盡燒歷代詩書并百家之言有如偶語者棄市坑侯生盧生等四百六十餘人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陛下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也始皇大怒使北監蒙恬軍於上郡不得居中國始皇惓惓號則始皇事皆末世只思東南旺氣恐人作亂又命駕東方山巡且山東地方連年不收百姓嗷嗷不得安生始皇車駕一出日費數十萬金民皆逃竄天下大失所望不題却說韓國城西三十里淺山脚下有一酒務有幾箇鄉老在內飲酒將至半酣各人談天論地說古道今正是暢飲村醪

行欲倒、務中間樂四時春、內有一老姓趙名三、公言說五百年前天下太平、人人快樂、眾老便問如何是太平、公曰：熙熙風景、皞皞年光、黎民鼓腹、在處笙歌、三日一風、風不鳴條、不摧折林木、五日一雨、雨不破塊、不打傷禾稼、盜賊不生、夜戶不扃、行人讓路、道不拾遺、邊庭無征戰之勞、朝野無奸邪之患、野外無蝗蟲旱澇之災、百姓無疲倦艱辛之苦、五穀豐登、天下安樂、此便是太平時節、眾老又問此時如何、公曰：此時法度嚴謹、不敢說、眾老便道：我等僻處鄉村、又無外客、你便說何妨、趙三公只是搖頭不說、酒務傍邊閃出一箇人來、那人高冠博帶、布袍草履、面如美玉、

目若朗星、便道你此不說聽我說、眾老拱聽、那人便說：此時秦始皇無道、男不耕種、女罷機織、父子分散、夫婦離別、南修五嶺、北築長城、東填大海、西建阿房、焚書坑儒、大肆狂悖、民不聊生、天下失望、古人曾有一篇說話、單道始皇無道時節、詩曰：

夫因兵亂守蓬萊、麻苧裙衫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砍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

那人說罷、又要高聲道幾句言語、只見那趙三公便起身、就走眾老拖住道：你如何便走、三公道：你眾人不怕死、目

今始皇法度偶語者棄市我等被人捉去都是死數衆老聽罷一齊都走了那人呵呵大笑道愚人不知我機但此不世之恨何處發付也未知其人是誰且聽下節分解

總評

填海築城尚屬痴事焚書坑儒皆是死道然空萬國之財戕億兆之命絕千聖之脉無一可者也

○張良使力士擊車

却說此人乃韓國人姓張名良字子房五世相韓因始皇滅了韓國一向懷恨在心只要與本主報讐用千金結交天下壯士欲殺始皇因來到村中遇見這幾箇鄉老不覺說出這幾句言語來衆人都走了從店後有一壯士出來

張良見那人身高一丈相貌堂堂向良長揖便道賢公適言始皇無道想要爲天下除此暴秦如有用我之處我當與公出力良曰此處不可說話請壯士到某家求教壯士卽同良到家分賓主坐定良便問壯士姓名其人曰某姓黎住居海邊人稱某爲蒼海公頗有膂力使一百斤鐵鎚單報天下不平事適見公器宇不凡語言超衆必是奇特之士故敢剖露肝膽願聞姓名有何指教良曰某韓國人姓張名良五世相韓今韓被始皇所滅願破千金求士未得其人今遇壯士大遂吾願況今始皇無道天下切齒公若憤力誅滅此無道與六國報讐天下仰德青史標名萬

世不朽也。壯士曰：謹遵公教，決不食言。良遂留壯士在家，打聽始皇東巡，何處經過。後數日，良出探問，得知始皇從陽武縣過來，良却令壯士在高阜處懸望。見始皇車駕將行之三里遠，正行到博浪沙地方，壯士只見黃羅傘蓋之下，想是始皇，却大步奔走向前，用力舉鎚，將車駕打得粉碎。原來始皇恐人暗算，常有副車在前。壯士不知誤中副車，早有護駕御林軍將壯士捉住。始皇追問誰人主使，壯士切齒瞑目，大罵曰：吾為天下誅汝無道，豈有人使之耶？子房見事不成，暗暗叫苦，隨於空中走脫。始皇又令趙高勘問壯士，不肯招出何人主使，遂擊柱而死。有胡曾詩：

為證詩曰

嬴政鯨吞六合秋，削平天下虜諸侯。山東不是無公子，

何事張良獨報讐。

始皇却令天下大索，主使之入十日不獲。子房遂逃難於下邳，友人項伯家隱藏。項伯乃楚將項燕之後也，與良交甚厚，遂留居住不疑。良因偶出城外，圮橋邊，閑立忽見一老人，身著黃衣，過橋下，偶將履溺於泥中，不能出，遂呼良曰：孺子，可將吾履取出。良見老人仙風道骨，與尋常人不同，急向泥中取履，跪而進之。極其恭謹，老人行不數步，又將履溺於泥中，又令張良去取。良略無異色，又跪而進之。



如此者三次。老人曰：此子可教。遂指橋邊大樹曰：汝于後五日早往此處等我。我與汝一物不可違也。至五日子房早起到樹邊，見老人坐於樹下。老人曰：孺子與長者約，何來太遲耶？汝且退。後五日當早來。子房至後五日五更時復來，又見老人先坐於樹下，相等。怒言曰：孺子何懶惰如此。且退。後五日早當來。子房至第五日先夜不寢，即來樹下等候。不時老人忽然就到。子房一見俯伏，非迎月明之下，看那老人時，與前更精彩。道袍竹杖，皮冠黃服，飄然而來，真神仙也。子房跪而言曰：願領教。老人曰：汝年富力強，骨格清奇，他日貴顯，當為帝王之師也。幸今相遇，干載奇

逢授爾秘書三卷，奇謀神筭，雖孫吳不能及也。功成身退，雖連蠶不能過。汝留為韓報仇，扶立真主，名垂萬世。與日月爭光，不可負也。後胡曾有詩曰：

妙筭張良獨有餘，少年逃難下邳初。遂終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子房向老人前跪而懇告曰：願求大名。老人曰：你記着。後十三年大谷城東，葬一國君空地內，得黃石一片，即我也。言絕不見所往。子房藏書回到伯家，開卷看時，乃是素書。暗讀默記，自覺心胸開豁，識見精明，與前迥然不同也。不說張良在項伯家隱藏，却說始皇東巡來到徐州，風景不

同民俗自別桑麻影日禾黍鋪田百姓來獻嘉禾一莖三穗始皇大喜賞了百姓又往東南到沛縣見此旺氣想此地必有異人汝可細加訪問倘或有人即當殺之以絕後患斯曰雲氣出沒亦偶然耳何勞陛下憂慮如若差人訪察恐騷動百姓反生他患始皇曰卿言是也遂命駕起行來到會稽城中見十字街人叢中走出一少年壯士來要刺殺始皇不知性命如何

總評 張良智人豈不知副車而誤擊也其中蓋有深意不可不思○黃石傳書一段極好看

○趙高矯詔立胡亥

却說那少年要刺始皇有一老者急止之曰不可大丈夫當立萬世之功豈可效刺客之流耶少年遂止其人爲誰老者姓項名良少者姓項名籍字羽楚將項燕之後下相人也籍初學書書不成學劍劍不會良大怒曰爾欲何爲耶籍曰書記姓名劍不過敵一人而已良曰爾今欲何學籍曰吾但欲學萬人敵也良甚奇之今日遇見始皇意欲刺殺項良急止之因此遊行于吳楚之間潛有圖天下之志却說始皇三十六年有隕石見于東郡上刻六字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一緝訪不出遂命可意亦可笑盡誅石傍居人并燔其石御史復命訖李斯乘便諫曰陛下遊巡日久變詐

百出祥瑞徵驗恐難准信不若回鑾歸國修整邊備安撫郡國高拱無為自能無事何必勞車駕遠出反生事端致使陛下終日不寧也于是始皇從李斯之言會轉車駕回到交州夜作一夢與東海龍神交戰但見龍神威力峻發勢不能敵急欲逃走茫茫蒼海無路可出正在危急之中忽見一赤龍自天而降遂吞而食之醒來神思恍惚四肢困倦自覺此身若有所失行至沙邱病愈沉重密祝李斯曰朕昔年東填大海觸犯龍神自夢來有病恐不能起若我崩之後當往上郡地名宣太子扶蘇立為君庶不失秦天下即日與李斯玉寶遺詔玉璽等寶李斯哭泣拜領又

曰卿事我多年凡一應大小事務皆託於卿卿宜盡心王事勿違朕命且太子扶蘇仁愛誠敬是可承繼惜我一時見錯誤貶遠方卿等務要用心匡輔不可失也朕之遺言不可輕泄於人言畢遂崩在位三十七年壽五十歲是時知始皇崩者止公子胡亥趙高李斯宦者五六人秘不發喪棺載於溫涼車中隨所至進飲食奏事亦如平時車後以鮑魚混其氣味人無有知之者

按始皇自并天下以來殘虐暴酷大肆狂悖除謚法而改正朔封泰山而頌功德鋪兵器徒豪傑壞城郭決隄防築長城修五嶺創立宮室大興土木窮兵黷武悖古

亂今巡幸天下而無止極焚燒詩書而無忌憚任用李斯而李斯亂政寵幸趙高而趙高亡國遺臭萬世古今之罪人也

却說始皇雖有遺詔立扶蘇為君尚未發使者趙高急來說李斯曰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無權則爵寵去而身危我欲君侯改詔立公子胡亥未知君意以為何如斯曰此亡國之言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謂長子之信任蒙恬與君侯孰優斯曰不如也高曰扶蘇明而能斷剛而有為平日與君不相得若立為君決以蒙恬為丞相奪君侯之印而與之君決罷歸鄉里廢為庶人徐徐侵害死無

趙高之言却是天意

葬地矣君何不自悟耶斯沉吟良久曰子之言亦自有理但不忍負遺囑也高曰與其遵遺囑而身危孰若負遺囑而權久二者之間于君取之斯起謝曰謹如子教遂同來說胡亥曰今日之權其存亡在公子與丞相及高耳如若奉詔立長子為君必權歸於人招之不来揮之不去退處僻地不過一常人耳乍當寵沃一旦失位心獨安耶我與丞相意欲改詔立公子為君其享富貴不知公子之意以為何如亥曰廢兄而立弟亂倫也違父命而獨擅不孝也取人之有而害之不仁也三者逆理亂常天下不服恐不可為也高曰不然信小節而失大事守微義而泥遠圖君

子謂其不達也。況時不可錯過，權不可假人。公子急當自思，勿致後悔。亥曰：任汝爲之。高大喜，遂與李斯改詔，賜扶蘇死。立胡亥爲太子，乃遣閻樂齎詔。閻樂亦不知，始皇駕崩，遂於車前承命啓行。早一日到上郡，入城傳命接詔。扶蘇蒙恬急出迎，詔開讀，詔曰：

三十七年七月十三日，始皇帝詔曰：三代以孝治天下，而敦大本父，以此立倫。子以此盡職，違此則悖理逆常，非道也。長子扶蘇不能仰承休命，關地立功，乃敢上書誹謗，大肆狂逆。父子之情似若可矜，而祖宗之法則不可赦。已詔立胡亥爲太子，廢爾爲庶人。賜藥，滴短刀自

決。其將軍蒙恬稽兵在外，不能匡正國是，本欲加誅，以築城之工未完，姑留督理。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扶蘇讀罷，詔涕泣曰：君教臣死，不敢不死；父教子亡，不敢不亡。今君父賜死，願飲酒以全其軀。方欲飲酒，蒙恬急止之曰：皇上使臣統領三十萬衆，駐節邊陲，託殿下久住監督。此天下之重任也。旣受以重任，而又賜死，恐中間有詐。不若面見奏請，過若果不虛，死未晚也。扶蘇曰：父命旣出，理不可違。使命前來，豈有不實？如若復請，愈增不孝。遂飲酒而死。蒙恬覆太子屍，痛哭不止。三軍莫不垂淚。後史官有詩曰：

舉國痛憐秦世子千年還恨不勝悲至今谷口泉暗咽猶似秦人怨李斯

閻樂見扶蘇死回咸陽復命李斯趙高啓知胡亥胡亥傷悼不已遂傳命始皇車駕啓行未知何如

總評 讀至扶蘇飲酒之際誰不髮指

○芒碭山劉季斬蛇

却說李斯趙高胡亥扶始皇靈車從井陘九原直道至咸陽始發喪胡亥襲帝位是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以宮女無子者皆令殉葬墓中自此大權俱李斯趙高執掌又爲嚴刑酷法殘虐百姓大臣公子有罪者輒行

誅戮四海怨望干戈遍起二世又思蒙恬在外兄弟子侄在內恐復作亂欲召盡殺之子嬰諫曰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一旦棄絕而用此無節行之人是使羣臣不自相信而鬪士之意離也二世不聽子嬰之諫定要盡殺蒙氏九族蒙恬聞知嘆曰吾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畔而寧守義不妄爲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不敢忘先王之恩也遂飲燭而死二世聞蒙恬死將蒙氏兄弟子侄盡遷徙於蜀郡平日李斯趙高所忌憚者惟扶蘇蒙恬耳今皆誅滅此外一無所畏懼遂勸二世專行殺伐凡一應軍國大事俱按不奏聞以此盜賊蜂起山東山

西河南河北吳楚之間無一處無兵馬陳勝吳廣起兵於  
 斬武臣起兵於趙劉邦起兵於沛項良起兵於吳四海縱  
 橫天下變亂二世惟荒淫酒色恣行快樂終日有奏事者  
 伺候不得投見以此各處章奏略無所聞却說劉邦字季  
 沛縣人也母媪常休息於大澤堤塘之上夢與神交會忽  
 時雷電晦冥邦父太公往視之則見交龍見於其上母遂  
 有娠後生邦邦為人隆準龍顏美鬚髯左股下有七十二  
 黑子愛人喜施豁達大度不事生產及年壯考試補吏為  
 泗上亭長好酒喜色人多狎侮獨單父人呂文見邦狀貌  
 甚奇之常曰劉季雖貧酒好色人多輕之但將未遇耳若

一發跡其貴不可言因歸家謀諸呂媪願將女呂顏與邦  
 為妻呂媪怒曰往日曾許沛令今何復許此下賤也文曰  
 此非汝兒女子所知也遂邀邦入坐上留飲甚歡訴話間  
 呂公起身舉酒勸邦曰君狀貌有大貴君當自愛吾有息  
 女願嫁君為箕帚之婦君勿違也邦曰吾有三事未立第  
 一幼而失學一力弱無勇一貧不能自贍有此三事豈敢  
 屈公之女也呂公曰吾意已決願君勿阻邦遂出座請公  
 同呂媪拜謝酒深辭出呂公送邦行百步遠忽見一人望  
 邦長揖曰連日訪季欲相與一見也呂公相其人身材凜  
 凜相貌堂堂聲若巨雷暗思此人一盛世諸侯也隨於路

傍酒館復邀<sup>奇</sup>邦與其人人飲便問壯士姓名其人曰某姓  
 樊名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因訪劉季幸遇賢丈又辱賜  
 酒敢問公姓氏公曰某姓呂名文單父人也客居沛聞君  
 名久矣幸得相見欲有一言請問君有內助否噲曰某少  
 貧賤無父母向未有配公曰吾長女名顏已許劉季次女  
 名顏欲許事君君以為何如噲謙退不敢當邦曰今日之  
 會真奇遇也一日之間公以二女而許吾輩公能相人想  
 知他日吾二人足可以保妻子也君何辭焉遂相羅拜盡  
 醉而散不題次日沛縣遣邦送徒夫赴驪山中途多逃去  
 者晚至豐西澤中邦曰公等拘解赴役勞無期限逃之者

既得生見在者恐獨苦不若縱汝各任所往庶免死工所  
 也眾皆拜伏曰秦法甚嚴我輩雖得生恐負累君罪不輕  
 也邦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中間有十餘壯士願相  
 從不忍捨去是日邦被酒大醉夜從小路潛走先令一人  
 導引行至前途還報曰前有一大蛇長十餘丈當徑不可  
 進不若從別路前往免被傷害也邦曰壯士行路何所畏  
 懼遂撩衣仗劍大步急趨向前觀得較近用力揮蛇分為  
 兩段開行數里眾壯士大驚曰劉季平日最怯今奮力勇  
 敢如此非偶然也遂同隱於芒碭山澤間沛中子弟多歸  
 附者後有人到斷蛇處有一老嫗每夜伏蛇哀聲甚悲



切人問姬曰。蛇死除害。爾何哭耶。姬曰。吾子乃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被赤帝子斬之。是以哀哭。無所歸也。人皆不信。疑以爲怪。急欲杖擊之。老姬忽然不見。人以此告邦。邦聞之心獨喜。自負後有胡曾詩曰。

白蛇初斷路人通。漢祖龍泉血刃紅。不是咸陽將瓦解。素靈那哭月明中。

却說劉邦自斬蛇之後。四方歸附者數百人。威力稍振。有沛縣吏蕭何曹參見秦益暴虐。賦役煩重。欲議扶沛令聚衆背秦。乃令樊噲召邦同共商議。邦同噲領數百人趨沛縣來。聲勢赫奕。沛令驚悔。乃召蕭曹曰。爾假以扶我爲名。

却結引外兵。是招虎爲翼。反生內患。侵奪之禍。汝輩起之也。屢次要斬。衆人勸免。是夜蕭曹糾合心腹數十人。越城投邦聚義。因進言曰。沛令庸才不足與議大事。公今聲勢浩大。若乘此得沛城。暫屯人馬。漸次招撫。逃亡在外之人。倡爲義舉。四方嚮應。天下可圖也。邦曰。賢公若肯俯從大義。必須賺開沛城。襲殺沛令。議賢外許王以從人望。然後大事可成也。二公計將安出。蕭曹曰。城中父老正在驚惶之際。若今夜作書曉諭百姓。陳其利害。東箭射於城中。使其內變。不一二日。城可下也。邦從其言。卽作書射入城中。書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民不聊生。豪傑竝起。今我倡義聚衆。

從公議擇沛王往應諸侯以其成大事如爾開城早降免  
致屠戮作事有步如若周順天命城破之日玉石俱焚後悔何及也

諸父老議曰見今劉季勒兵圍城蕭曹俱已歸附恐城破  
之日吾父子難保也遂帥子弟入公署殺沛令大開城門  
迎邦入城蕭曹同眾共議立邦為沛令邦曰不可方今天  
下擾亂諸侯竝起苟立王不善百姓弗寧我德薄才疎恐  
不能為沛縣王也請擇賢者立之諸父老曰聞劉季有奇  
才他日當有大貴且卜筮劉季最吉當立季為沛王如若  
不從吾輩即解散矣邦不能辭遂立為沛公蕭曹樊噲帥  
諸父老拜伏起居建立旗幟皆尚赤色蓋謂赤帝子之讖

故也不旬日得沛縣子弟三千人與陳勝合兵伐秦不題

是月項梁與兒子項籍一向會稽潛住有會稽守殷通知

梁有奇謀召與計議曰今二世無道陳涉起兵天下紛紛

人心歸附有此機會大事可成各相嚮應我欲背秦從義召子其與謀之梁作爲應諾歸

與籍議曰大丈夫當自立奈何鬱鬱久屈於人下乎况殷

通又無大志終難成王業不若吾與彼計議汝可暗藏利

劍同入衙內拔劍斬之起心便見是項梁道樣子占此大應招兵聚眾以成大事不  
亦美乎籍曰此正合吾志也次日遂同項梁來殺殷通不  
知如何主意下節便見

總評 沛公為眾所推項羽自殺郡守起手處自是不同

○會稽城項梁起義

次日項梁同籍見殷通其謀背秦起義籍大怒曰汝與吾不同吾家楚將項燕曾被秦害誓不其戴天日之讐汝食秦祿為會稽郡守乃與此叛逆不忠甚矣吾殺汝以為人臣不忠之戒遂拔劍揪住殷通劍過頭落提頭大呼曰殷通背秦不足以為郡守今已殺之願將印綬與項公執掌立為郡主爾等如有不服者以此頭為令門卒吏胥俱各驚惶盡皆攝伏時有二衙將季布鍾離昧上堂責之曰入其邦殺其主奪而自立非義也籍曰在殷通為叛臣在籍公為義王借秦地而報楚讐天下之大智也將軍若肯相

從共伐暴秦以復六國之后名垂竹帛不朽之功也何必區區以通為念耶二將下堂拜伏曰願從將軍指揮項良遂以二將為都騎旬日郡縣望風歸降得精兵萬人各置部署賞罰嚴明用舍允當人莫不悅服一日季布鍾離昧復進言曰協力足以成謀得將足以立功今力雖協而左右尚未得其助恐孤立不足以建功也今會稽塗山中有二將乃桓楚于英統八千精兵嘯聚山林俱有萬夫不當之勇公如得此二將可以為助梁遂遣籍往招二將籍同季布等前至塗山先令一能言小校傳說楚將項良遣裨將項藉來見將軍人無衣甲隨從不過數人要陳說大義

以其成王業。桓楚于英聞說，就請藉同季布相見。藉曰：方今二世無道，英雄並起，天下莫不欲誅此殘暴，以解生民塗炭。二將軍負此武勇，正當為天下除害，奈何潛跡山林，埋名邱壑，使天下諸侯聞之者皆笑將軍以為怯也。藉今同項公聚精兵數萬，其義伐秦，欲為六國報仇，除此殘暴，仰將軍之名久矣，特來陳說大義，敬請下山同力伐秦，如成王業之後，富貴共之。桓楚曰：秦雖無道，而勢力甚強，非有蓋世之雄，不足以為敵也。公今欲舉大義，恐力未贍耳。願比試其強，果能力敵萬人，吾二人即從之。不然，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藉曰：隨將軍比試。吾力足以當之。桓

楚曰：山下禹王廟前有鼎，不知幾千斤，公能推倒扶起，扶起又能推倒，三推三起，公力可謂無敵矣。藉曰：願往觀之。隨同二將并季布眾多小校來到禹王廟前，看那鼎時高七尺圍圓五尺，約有五千餘斤。藉看了一遍，命一強健小校盡力一推，分毫不動。藉隨拽衣向前，用力一推，其鼎遂倒。籍應手扶起，一連三推三起。若有不知其為重者，二將大喜曰：公力足可以敵天下矣。藉笑曰：如此試力不足為奇，復又拽衣近鼎邊，用手插入鼎足下，盡力舉筒平身，遶殿連走三次，面不改色，氣不喘息，仍輕輕安於舊處。看二將曰：汝以為何如？二將向籍前抱住曰：公真天神也。吾輩

願隨鞭躡衆多小校拜伏在地大呼曰公非凡人也雖古  
之賁育亦何以敵其勇哉二將遂請項籍一行人進寨置  
酒延款俱各收拾行裝停當次日統領人馬同籍下山正  
行之次忽有一簇人驚惶馳走籍策馬近前便問爾居民  
爲何驚惶衆人馬頭前告曰塗山大澤中有一黑龍忽化  
爲馬每日至南阜村咆哮蹂踏禾黍民不能禁聞將軍大  
兵至願爲民除害籍同桓楚等數十人步行到大澤邊只  
見那馬見人來到咆哮近前兩足騰起其勢有鬪人之狀  
籍大呼叱咤擦衣近前就勢將馬鬃揪住直身上馬遶澤  
邊馳驟十餘遍馬汗出勢弱遂搭轡徐行一二里馬無復

跳躍衆居民羅拜於前願求大名籍曰某楚將項燕之後  
姓項名籍字羽舉義兵伐秦因招軍至此中有一老人長  
揖近前曰某等聞將軍之名久矣幸過荒村敢望暫將人  
馬屯住請將軍到小庄拜茶不敢久稽也籍遂同桓楚一  
行人入着庄來施禮畢老人懇懇進酒籍問曰賢公高姓  
何名未曾相識乃蒙愛如此老人曰某姓虞排行第一人  
呼某爲虞一公敢問將軍青春幾何籍曰某年二十四歲  
虞公曰將軍有室家否籍曰尚未擇配公曰某年老無子  
止生一女生而聰慧幽閑貞靜不輕笑語雖內戚未嘗輕  
見其面自幼讀書通大義其母生時夢五鳳鳴於室後長

俱有擇婿者但虞公眼力不知呂公

成知其必大貴也。村中雖有豪家子弟，皆愚陋不足為配。適見將軍力能扛鼎，勇敵萬人，倡舉義兵，志在天下，乃蓋世之英雄也。願以弱息為君配。籍即起再拜稱謝。公隨呼虞姬出見。蘭姿蕙質，真國色也。籍遂解所佩寶劍為定。又恐人馬騷擾，於是傳令起行。來到會稽城內，領二將參見。項梁看那二將時，雄雄壯壯，糾糾武夫，所領八千子弟，盡是精銳人馬。又將所降馬，擗過堂下。那馬高七尺，長一丈，真龍駒也。梁遂命名曰烏騮。籍又以虞姬許配一節，一一告說一遍。梁大喜曰：予自起兵來，招亡納叛，人心順附，若如此，天下不難圖也。數日，梁遣人娶虞姬歸會稽，與籍成

親就帶堂弟虞子期隨軍聽用。不旬日間，梁續招集四方逃亡之士十餘萬人，與籍并眾將商議伐秦。擇日啓行，會稽父老遮道告曰：君去誰與為守？梁曰：當日取會稽之時，不過借以屯軍馬圖大事耳。今大軍駐紮日久，恐騷擾地方，欲令過江伐秦，與爾除殘去暴。他日成大事，書租花租稅一年，爾照舊各安心生理。或有賢守來與爾為守也。眾父老拜伏在地，不忍捨去。梁揮動人馬起行，由大路過江，抵淮三軍不能前進。哨馬報曰：前有一軍阻路。梁遣籍哨探，只見旗開處一人出馬，威武雄健，風神峻烈。籍曰：爾何人攔阻大兵？其人曰：某姓英名布，六安人也。嘗聞兵出右

西漢演義詩  
名是謂正兵，爾皆無名之師。潛過淮西，資紂為惡。是以阻之籍曰：某姓項名籍，楚將項燕之後。見秦二世無道，會稽起兵，降八千子弟，聚兵十萬，要與楚報讐。除此殘暴，以安天下。何為無名耶？兩家言未畢，只見桓楚聞是英布勒馬到陣前，大呼曰：英將軍何不下馬？我已歸降楚矣。願如前約。英布見是桓楚，隨下馬伏地。籍曰：二公想亦舊識。桓楚曰：英將軍武勇，天下無敵。昔曾修驪山，亡命過江，投某某。留住資助盤費，各相約，但得賢主同心匡輔，以共圖富貴。前日聞在此聚義起兵，未得的信，不意今日相會。布曰：楚將軍與舉義兵，願與為應。籍大喜，隨引布來見梁。梁喜曰：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今得英將軍，如獲萬里長城也。遂合兵一處起行，不知伐秦如何。

總評 舉鼎降驢如羽者，虞老欲以女嫁之，真不顧女兒死活。

○范增獻策立楚後

却說項梁收了英布威勢益盛。一日升帳，與眾將計議。今人馬將佐日漸強大，足可伐秦。但中間少一謀士。近聞淮陽居巢有一老人，姓范名增，年七十，足智多謀。雖古孫吳不能過也。欲一能言之士，往說歸楚。如得范增，大事可就。有季布起告曰：某亦知增久矣，願往說之。梁大喜，就具幣

帛遣季布啟行，不一日到居巢，先投客店安歇。次日整衣冠來見范增，先於隣近訪問。增住居隣人曰：增住居雖在城不喜市廛，離城三里有旗鼓山，增常居山中養靜，等閑不與人相見。季布聞說，尋思此人不得見面，如何說話？遂於從人中揀一便利者，同扮作遠客，因說來居巢生理，消折資本，歸家不得，聞先生之名，願求一見，請問資身之策。增平日好爲奇謀，聞家童傳說遠客求見，又久在巢生理，遂許相見。季布同從人進山，見增蒼顏鶴髮，葛巾布袍，腹隱甲兵，胸藏妙算，灑然淮楚之逸民也。布行禮畢，增問公何處人氏，作何生理？布遂將項梁所具幣帛，令從人持

上跪而告曰：某非遠客，亦未嘗在巢生理也。特奉楚將項梁之命，具禮拜請先生，恐不得見，遂假以遠客爲名，庶無嫌疑也。目今二世殘暴，英雄並起，各殺郡守，以應諸侯，蓋爲百姓除害，以安天下。凡懷一才一藝者，尚欲效用，況先生抱經濟之略，負孫吳之策，年已七十，棲身蓬蒿，與草木爲休戚，有呂望之年，無呂望之遇，空老牖下，誠爲可惜。今項將軍乃楚項燕之後，仗義行仁，文武兼備，會稽起義，而四方嚮應，過江西征，而羣兇懾服，聞先生之名，特來上請。幸及時應召，垂名金石，與呂望齊驅天下之奇士也。速賜裁決，無煩再思。增聞季布一篇話說，意要想算天時運籌。



可否只見季布將幣帛捧跪不起。增曰：某聞二世酷暴，民不聊生，恨無路興兵，以除此無道。今子奉項將軍之命，遠來禮請，機會可為正合吾意。但子初會，且今暫回，明日相見。卽領來命。季布跪伏在地，懇求不已。乃曰：幸見先生，如獲珠玉。若待明日，又生別議，願先生勿卻。增只得將幣禮被季布執拜領，延請季布上坐，欵飲。季布至晚，遂宿於增家。增却沉思，楚運默筭興隆，遂跌足曰：楚非真命，終無遠圖。但大丈夫一言既許，萬金不易，豈可悔也。當夜就寢，次日收拾行李，帶一二從人，同季布一行人來見項梁。季布預先報知，梁整衣出迎，延之上坐，乃曰：某聞先生之名已久，日夜懸

心，恨軍務煩劇，未得求見。昨遣季布禮請下山，幸先生不棄，屈賜垂顧，大慰平生之願。萬惟先生盡心吐露，以匡不及，增起拜曰：將軍世為楚後，倡此義舉，天下歸心，萬民屬望，威武所及，誰不欽服。增今區區老叟，料無長才，乃蒙以禮徵辟，敢不竭盡心力，務成王業，以報今日知遇之恩。耶。就令與籍相見，梁終日與增談論，每至夜分，運籌決策，實中肯綮。梁甚喜，自謂相見之晚也。一日，梁因差人探聽，勝消息，差人去旬日，回報陳勝被章邯大破之行，至汝陰，遂為莊賈所殺，各諸侯解散。章邯見屯兵南陽，梁大驚曰：吾欲糾合諸侯，助陳勝伐秦，不意敗績已死，我兵似不可

輕動遂同范增計議增曰陳勝貪利小人不足其成大事且今日之敗實由不立楚後而自立爲王急欲富貴而無遠大之圖所以取敗也且如將軍義兵一起而四方之士莫不聞風而來者非有他也蓋以將軍世世爲楚將必能立楚後而誅無道也爲今之計莫若先立楚後以從人望天下莫不曰項將軍非自爲也實欲立楚後而報六國之仇公天下之義舉也人心悅服諸侯響應秦雖強一舉而再破矣梁曰此謀甚善於是遂以增爲軍師仍差人遍訪楚後却說楚自秦滅之後子孫星散國脈已經遍求博訪杳無踪跡差去的人回說楚地並無楚後梁大怒因痛責

去人於是復差鍾離昧務嚴加尋訪昧與從人商議曰楚後決不在城市中或落鄉村僻靜去處埋名隱藏恐人知覺昧遂同從人下鄉尋訪並無消息心下十分憂悶一日行到南淮浦地方見一羣牧羊小童趕一小童撲打那小童容貌與衆不同生得豐準大耳眉清目秀被羣兒趕打甚急略無愠色昧向前呼小童曰汝爲何被衆兒趕打童曰各小童皆是人家親生之子獨我乃王社長從小雇覓牧羊因我纔說衆童雖是親生之子皆百姓人家我雖雇覓之人却乃王侯之族衆牧童見我說起根基他衆人不信以此趕打昧曰汝既是王侯之族定有箇姓名童曰我

自小在外，迷失鄉貫。昧就近前再三追問，小童見昧問得緊，便要走。昧却笑着低語說：「小童，我見你容貌比眾不同，後必大貴。你若實說，我便與你做主。」小童曰：「我今年一十三歲，來此已八年矣。常聞我老母說我是楚懷王嫡派子孫，因兵荒逃走在外，潛住，以此知我是王侯之族。」昧聽罷，急下馬，招呼眾人將小童扶上馬，徑到王社長家草堂上，快請老母出來相見。王社長驚惶，不知何謂，遂拜伏在地，曰：「某山僻農夫，不知國法，有何觸犯乞大人赦罪。」昧曰：「汝快將小童母親請出來相見，有話說。」王社長隨即將老母衣服更換了，出到草堂上相見。昧却問小童住居籍貫來。

歷老母初不肯說，昧再三懇求。老母將貼身舊汗衫取出。

遞與昧，昧看前襟上有字，不甚分曉，隨向日色邊細照，有字數行，寫着楚懷王嫡孫米心楚太子夫人衛氏宗派相傳，俱有根據。上有國寶鈴記。鍾離昧看罷大喜，遂拜伏行禮畢，喚王社長分付與小殿下更換衣服，同送到淮西見項將軍，定有重賞。王社長聞說，亦拜伏在地，將衣服與殿下更換了，隨同鍾離昧一行人赴淮西來見項梁。將前事一一告說一遍，梁甚喜，就擇日領大小將佐立米心為懷王母夫人，衛氏為王太后，封項梁為武信君，項籍為大司馬，副將軍范增為軍師，季布、鍾離昧為都騎，英布為偏將。

軍桓楚于英爲散騎以下大小將官俱有封賞仍令王社  
長回鄉賞金五十兩綵帛一束不題却說楚兵自此日加  
強盛各處諸侯望風而來有楚將宋義在江夏聚兵聞項  
梁立楚之後遂領兵三萬會合伐秦先來與梁相見梁引  
此時項氏竟成規模朝見懷王封爲卿子冠軍統率人馬與項籍征進義曰淮  
西雖楚地不足爲都見今陳嬰駐兵盱眙合同將兵會嬰  
一處立爲根本西向伐秦攻則可破歸則可守此萬全之  
策也籍曰善遂與武信君奏知懷王整率大軍前後三路  
啟行赴盱眙來頭枝人馬將近淮河只見塵土起處早有  
一軍到來范增與武信君勒馬看時旌旗動處紅光現劍

戰揮時紫氣生增大驚曰此一枝人馬與衆不同中間必  
有真命之主言未畢一人躍馬而出堯眉舜目隆準龍顏  
真四百年開基創業之主也增一見把頭低了暗思我錯  
投了主也畢竟此人來相見未知如何

總計 范增眼力既能識真主爲何便受季布熱撥了

○章邯劫寨破項梁

却說此一枝人馬爲首的姓劉名邦字季沛縣人也芒碭  
山斬蛇豐西澤起義聚兵十萬聞項梁兵到江夏侯嬰樊  
噲一千衆將領兵來迎糾合一處協力伐秦與項梁范增  
相見甚喜隨後二起兵馬俱到同過淮河到盱眙會合陳

嬰聚兵一處懷王建都盱眙各文武百官朝見訖武信君  
駐劄大軍於泗水河有淮陰人韓信使劍來見項梁梁見  
項梁蠢賤子信容貌不悅欲不用增曰此人外貌瀆癩中有蘊藉既來  
投見卽當留用如若棄置恐塞賢路梁依增言封信爲執  
戟郎官就留帳下聽用初時韓信釣魚淮下終日不得一  
飯漂母見信有饑色以飯與之信謝曰吾後日得地當重  
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  
乎一日往市賣魚在淮有惡少年辱之曰汝常佩劍上街  
能刺我耶如不能刺當出我胯下于是信俛首出胯下一  
市人皆笑之以爲怯獨許負者善相人一見信曰吾子有

王侯之貴當爲天下元戎富貴不輕也信笑曰一日不能  
一飯尚望貴乎不意聞項梁兵起遂來投見梁止與執戟  
郎官信悶悶不悅雜于行伍中伺候不題却說楚兵聲勢  
大振隨到歸附傳入西秦趙高恐懼召章邯計議方今天  
下兵馬縱橫吳楚尤甚項梁立楚後以收人望與陳嬰劉  
邦合兵一處屯聚盱眙十分作亂爾爲大將坐視不行勦  
殺以致猖獗恐兵臨秦地震動京輔悔將何及邯曰連日  
節次傳報正欲具奏出師不意丞相召邯會議且兵貴神  
速不可遷延卽日啟行章邯司馬欣董翳李由帶領大小  
將官統領三十萬精兵出函谷關東向伐魏以次伐楚魏

見秦兵勢衆，不敢出戰。遂遣二使求救于齊楚二國。齊王田儋親領兵救魏，楚以新得襄陽舊將項明兵三萬，就令明先領兵臨魏境，遙爲之勢。邯遣司馬欣禦齊，遣董翳禦楚。却自領大兵在後救應。司馬欣與齊王田儋對敵，欣令後軍分二路爲左右翼，却領輕騎一千與儋交戰。儋見欣兵少，盡力截殺。欣詐敗，儋驅兵來趕。忽聽金鼓齊鳴，秦兵兩路從後突出，箭如飛蝗。儋知中計，急欲回兵，已中箭落馬。被欣就勢斬於馬下。齊兵大敗，董翳兵到南魏，正遇項明。翳兵遠來未及歇息，人馬疲乏，明兵一出，翳不能敵，退三十里駐扎。未定，明又領兵追殺，翳大敗奔走。正在危急

之際，章邯後兵已到，遣李由急出救援。項明追翳一晝夜未定，李由生力軍初到，不三合，斬明於馬下。大殺楚兵，秦兵三路人馬通合一處。魏兵聞知，救兵已敗，孤城難守。魏王咎遂同魏豹棄城出西門奔楚。章邯兵入城安撫百姓，畢隨啟行前至東阿駐扎。差人探聽，不題。却說項明敗殘人馬回見楚王，奏曰：「秦將章邯兵勢浩大，齊魏兵俱敗，今屯住東阿，指日東向入寇。乞陛下早遣兵勦捕。」王召武信君會議。梁曰：「臣親領一枝兵先斬章邯。」次起兵伐秦。王准奏，於是項梁同項籍范增一千衆將領兵二十萬赴東阿來，離城三十里下寨。梁遣項籍出馬哨探，籍到陣前大叫

章邯出馬邯領兵出陣與項籍答話籍曰爾秦二世無道  
趙高大肆惡逆汝輩結黨害民不過魚遊釜中尚不知死  
乃敢東向入寇耶邯曰某上國天兵所向無敵汝乃湖南  
草莽妄立楚後豈足爲天人之應哉籍大怒舉鎗直取章  
邯邯舉鎗相迎戰不三十合章邯敗走籍遂驅兵來趕不  
十里之地有秦健將李由李由乃李斯子也放過章邯攔住去路  
籍大喝一聲啞啞叱咤李由馬倒退二十步之遠籍舉鎗  
正欲刺由後心司馬欣董翳接住各挺兵器來迎籍撇了  
李由力戰二將不二十合二將不能抵敵拍馬望後便走  
羽正欲追殺秦軍武信君恐羽深入重地復差英布相楚

于英領兵五千接應大殺一陣章邯退五十里遠下寨與  
衆將商議曰楚兵勢盛不可力敵我今漸次退後當用緩  
兵之計使彼將驕兵惰不相提防然後一戰而楚可破矣  
若以力戰項籍勇不可敵徒自取敗耳衆將曰將軍所見  
甚當遂按兵不出却說項籍領兵回見項梁備說章邯敗  
兵已退五十里下寨明日當統領三路人馬分頭截殺決  
獲全勝梁曰章邯舊有虛名年老力乏料彼無能爲也梁  
遂宴會衆將高歌飲酒盡醉而散次日籍仍領兵分三路  
出戰籍自引兵敵中路英布敵西路劉邦敵東路鼓譟  
喊大進向章邯營殺來邯各隊人馬見三路大軍勢衆住

扎不定，拔寨通起。楚兵揮動三軍，分頭追趕。遂將秦兵，  
 為三處。章邯走定陶，司馬欣、董翳走濮陽，李由走雍邱。邯  
 說項羽人馬正趕至雍邱，追上李由，與羽交戰，不三合，  
 刺由於馬下。秦軍大敗，劉邦追司馬欣等至濮陽。一晝夜，  
 行三百里。蕭何急止之曰：「窮寇莫追，倘有伏兵，以逸待勞，  
 反中其計，不如且屯兵於濮陽，以觀其變。」邦遂依言，屯住  
 人馬不題。且說英布追章邯兵至定陶，邯進定陶，屯住人  
 馬，固守不與布交戰。英布城下安營，終日搦戰，邯兵只是  
 不出。布無計可施，人報武信君大兵到來，英布出迎。項梁  
 大軍安營畢，梁曰：「邯兵勢窮力竭，逃入孤城，正好極力攻。」

打如何坐守遷延，恐師老兵疲。救兵或至，將如之何。布曰：

邯兵雖敗，人馬尚多，四門堅壁，恐難遽破。意欲相時而動，  
 庶為便益。梁叱之曰：「為將無謀，俄延時日，我兵既到，立等  
 城破，何待相時而後動耶？」遂將布喝退，隨即分付四邊每  
 隊軍士各設雲梯上城，攻打喊聲振舉，驚動天地。不期城  
 上火砲火箭齊發，雲梯盡着，又兼矢石如雨，站立不住。只  
 得退下城來。梁又安排數百輛衝車，鼓譟呐喊而進。邯急  
 令鐵鎖貫穿鐵鏈，遶城飛打衝車，皆折。千方百計，城不能  
 破。梁十分暴譟，有執戟郎韓信密至帳下，告稟大軍人馬  
 久住城下，恐敵軍窺見我軍懈怠，夜黑開城攻劫營寨。一



時無備。反遭毒手。攻城之策小。隄防之策大。請將軍思之。  
梁大怒曰。我自起兵。會稽所向無敵。量此孤城。何足為難。  
章邯聞吾之名。心膽皆碎。何敢出城。劫我營寨。耶爾何等  
之人。乃敢妄為籌策。以阻軍心。遂將韓信。又出有宋義。聞  
信言急。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必敗。今士卒懼怠久矣。  
秦兵雖圍困在城。連日持鈍養銳。又兼章邯秦之名將。善  
能用兵。果如信言。甚于利害。信言亦良策也。梁益不聽。是  
夜。章邯果分付將士。飽飯畢。人各銜枚。開放城門。統領三  
軍。暗分兩路。來到楚寨。楚兵正睡熟。章邯密傳將令。一聲  
砲響。金鼓大振。殺入楚營。夜晚兵來如天。塌地陷山崩海。

洪一般此時項梁已帶酒不能起。左右扶出轅門。未曾上  
馬。一將殺入中軍。來乃秦偏將孫勝也。梁措手不及。被勝  
一刀斬於門旗下。後史官有詩曰。

西楚興師仗義旂。懷王初立眾心歸。只因不解驕兵計。  
日暮轅門白刃飛。

項梁被誅。各隊人馬驚惶亂竄。自相踐踏。宋義英布禁止  
不住。只得棄營逃走。殺到天明。秦兵大獲全勝。徑趨外黃。  
入陳留。屯住人馬。聲勢復振。劉邦知梁敗績。領兵來定陶  
救援。已無及矣。遂同義等收同敗殘軍馬。急投雍邱。來報  
說武信君被邯所殺。項羽聞知。大叫一聲。氣倒在地。不知

性命如何

總評 項梁行兵全無步驟自然該敗了。鬚眉中欲求如漂母者有幾

○項羽殺宋義救趙

却說項羽聞武信君被章邯所殺哭倒在地諸將再三解勸羽曰某自幼無父蒙叔父撫養成人教習兵法視我如子。今一旦功業未竟中道而殞此心如碎安能已于情乎言畢又哭范增曰爲國捐軀臣子之大節盡矣項將軍雖命數如此而楚之大業已就天下望風歸附者五十萬家將軍果能承繼其志恢弘疆宇滅秦定楚追封武信君爲

王血食百世將軍之大孝畢矣何必效兒女子區區於悲泣之間何足以收服人心耶羽起謝曰謹如先生之教遂起兵急趨定陶會宋義劉邦合其一處與武信君掛孝率諸將撫棺行祭遂收梁尸以武信君服色葬於定陶於是起軍徑奔陳留而來未及楚兵到時章邯軍已度河擊趙矣趙王歇陳餘張耳等出戰俱被章邯殺敗遂夜奔鉅鹿堅壁不出隨差人赴楚求救不題却說項羽與宋義范增計議曰今章邯渡河聲勢復振武信君新塋懷王獨守盱眙恐非長策不若回軍遷都彭城再作區區衆議既定傳令三軍回到盱眙諸將朝見懷王畢懷王聞項梁死十分

哀勸項籍復奏曰武信君新亡我軍銳氣已挫矣見今章邯屯兵鉅鹿破趙後必入寇西楚不如先調兵征勦我王遷都彭城以為犄角之勢不可緩也言未畢忽有人來報趙遣使求救王召入即問章邯虛實使曰秦兵三十萬圍鉅鹿將一月矣趙軍食盡人馬死者過半指日城破生靈受害願大王憐而救之懷王聞知大驚即以宋義為大將軍項羽為副將軍范增為軍師領二十萬人馬往鉅鹿救趙兵至安陽地宋義按兵不動欲遣子宋襄相齊乃曰邯兵困趙日久今心志懈弛人無鬪志我兵遲緩救日坐觀其敝待邯兵懈惰却以我兵攻之邯必擒矣義遂遷延四

十六日不進羽曰秦軍圍趙甚急城內死者七八若能乘彼攻圍日久鼓譟大進攻擊其外趙兵殺出以應於內內外夾攻秦軍必走而邯可擒也義曰不然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蟲志在於大不在於小也若章邯勝則秦兵疲乏我却承其敝而攻之必破矣若章邯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亦必可破矣此兵不勞而坐觀勝負也若披堅執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遂傳令軍中曰縱使三軍之猛如虎其狠如羊其貪如狼苟有違令不從者必斬又陰遣其子宋襄為齊國相宋義親送至無鹽而回復飲酒高會時至天寒大雨士卒皆在雨中凍餒不可當羽暗

西漢演義評 卷一 六十一  
行軍中聞各營有怨言乃厲色正言曰諸將奮勇戮力急欲攻秦今却久留不肯引兵渡河況今年歲饑民貧士卒不得飽飯又無積糧却乃飲酒高會必待秦兵敗而後擊之夫秦兵強大趙兵怯弱以弱敵強何得秦敵且武信君新破楚王坐不安席今盡將境內之兵總屬將軍非專為救趙實欲假此破秦以雪前日之恨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上卒而終日私宴非社稷之臣也義終不聽羽深恨之次日宋義早陞帳羽仗劍入帳大呼曰宋義與齊謀反今子宋襄與齊結連外應故留兵不進意要吞取西楚吾今奉楚王密旨斬義以曉諭三軍宋義聽罷便欲帳後逃走羽大步趕上將義揪住一劍揮為兩段眾將俯伏帳下皆曰首立楚後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此叛逆正合人心眾將俱立羽為假上將軍職專征伐急使人追趕宋襄將至齊境遂殺之又使桓楚報命與楚王鼓宋義叛楚之罪王遣鍾離昧持節封羽為上將軍自此軍威大振名聞諸侯於是遣英布為先鋒將軍二萬渡河邯鄲聞布至急差司馬欣董翳渡河南岸立營以阻來兵二將領兵渡河營寨方纔立定英布前軍早到二將出馬與布交戰布並不答話舉斧徑奔二將二將來迎正戰之際只見秦軍不戰自亂從後一將殺至乃上將軍項羽也二將大驚撇了英

布徑投河南營寨時已被楚軍占住只得棄營望河北逃  
命項羽大獲全勝所得軍器輜重不知其數收軍進營待  
後軍陸續俱到遂領軍北渡河按劍高坐候後軍渡畢乃  
盡將船隻沉入南河釜甑打碎廬舍燒毀止持三日行糧  
曉諭二軍務要竭力死戰無復退志三軍踴躍大呼曰願  
從將軍決一死戰鼓譟連夜進攻章邯不知勝負如何  
總評 看項羽哭武信殺宋義沉舟破釜真是仁義勇智  
兼全的

○楚項羽九敗章邯

二世二年十一月項羽大兵進攻章邯范增鍾離昧相議

曰項將軍急欲攻進破釜沉舟糧食俱在後備三日未下  
而軍無糧將如之何此時當差心腹牙將星夜催備糧食  
近河如三日勝邯不必運過河如三日不能勝須過河預  
備軍需好范增庶不失接昧曰先生所慮甚遠隨即差人催備軍  
糧不題却說司馬欣等被項羽英布沖殺一陣回見章邯  
備說英布驍勇不能對敵項羽人馬已北渡河矣當作急  
隄備言未畢有人來報楚兵過河破釜沉舟要與秦兵決  
一死戰聲勢甚大邯聞說急召秦將王離涉閒蘇角孟防  
韓章李遇章平周熊王官等至帳下分付曰項羽勇冠三  
軍不可輕敵爾各隊人馬分爲九路連寨結營待我與彼

對敵每隊以次接應待楚兵深入重地九路人馬合兵截殺必獲全勝衆將得令各調人馬準備只見楚兵已到項羽一馬當先章邯出馬對敵羽見邯出咬牙切齒大罵曰逆賊殺吾季父此讐不其戴天遂躍馬挺鎗直取章邯耶舉鎗相迎二馬交戰殺五十合邯敗走未及五里遠早有王離人馬接應章邯退後王離出馬與羽交戰戰不二十回合羽賣了箇破綻讓王離一鎗刺來羽躲過就勢將王離活挾過馬來衆軍將王離綁縛歸陣見王離被擒揆轉馬便走羽大叫逆賊那里去催動人馬追趕羽騎的是烏騮馬日行千里衆軍跟趕不上俱落在後羽一騎馬飛

奔章邯好項羽章邯見羽無軍復回馬交戰項羽一根鎗恨不得即時綽死章邯章邯只是架隔遮攔如何當敵正在危急之時早有秦將涉間兵到接住廝殺羽更不答話直取涉間戰不十合項羽按住火尖鎗殺得順手取出鞭來望間打一鞭去涉間急躲時早中左肩殺得翻鞍落馬秦陣上章邯見涉間落馬卽領牙將宋文等死戰來救只見項羽後軍已到英布桓楚各領兵沖殺將來章邯折軍大半大敗而走項羽見天色將晚恐有伏兵不去追襲鳴金收軍安下營寨當有軍師范增進言曰將軍深入重地天色陰晦須防賊兵劫寨羽曰軍師之言是也范增卽傳令於小山口另安

營寨屯住大軍却於大寨內堆積柴草虛立旗號以待敵  
兵却喚桓楚于英丁公雍齒四將上帳分付曰汝四人領  
兵埋伏但看大寨火起章邯必定中計汝等領兵四面勒  
殺阻住去路不可走脫四人領命去訖又喚英布分付曰  
汝可領兵三千於正西大路埋伏阻當秦軍接應不可誤  
也各各分付已定請項羽於小寨內專等敵軍却說章邯  
領敗殘軍馬投蘇角寨來與司馬欣董翳合兵一處離楚  
營三十里下寨角曰今楚兵得勝人馬疲倦必不準備某  
引輕騎人馬從東路殺奔楚寨之後切破營壘將軍却從  
西路殺來離智實思兩路夾攻使彼首尾不能救應此兵法所謂攻

其所不守雖不能大獲全勝亦可以挫其銳氣也邯曰正  
合五更尚不知蘇角隨領本部一萬生力人馬暗暗望楚寨進發  
不久來到楚營見旗幟不整轅門緊閉只說中計你倒中計了大刀潤  
斧殺入營來見是空營即欲回時楚寨中一聲砲響四下  
火起喊聲大振角急殺出寨來投西便走只見左有桓楚  
于英右有丁公雍齒四將攔住去路不能得出拍馬望山  
東小路而走只見鼓角齊鳴喊聲大舉一將大叫曰無謀  
匹夫認得楚將項羽麼蘇角驚慌莫知所措被羽一鎗刺  
於馬下却說章邯聽得東路鼓聲大振喊殺連天又不知  
蘇角勝負只得領人馬緩緩哨探未及兩箇更次只見楚

兵大勢已沖殺來。此時天色將明，秦兵各隊拔寨逃走。邯斷後，早有英布人馬先到，與邯決戰。二馬相交，兵刃並舉，戰五十合，不分勝敗。羽軍到，見布戰邯不下，領人馬沖過來。邯兵敗走，正欲追趕，刺斜裡一軍殺來，乃是秦將孟防接應。與楚兵交戰，桓楚挺鎗直取孟防。孟防來迎，只一合，刺於馬下。章邯見折了孟防，拍馬投西便走。桓楚自思捉住章邯，勝他將百倍，就拍馬追趕。邯馬連日困乏，又兼未得草料，前走甚急。後趕又近，馬過幽岡地，將馬蹶倒。章邯撞於馬下。桓楚急向前，用鎗便戳山脚邊，早轉出一枝兵來救應，乃是秦將韓章一馬抵住。桓楚眾軍上救起。

章邯上馬，桓楚方欲交戰，早有英人馬殺到，接住與韓章廝殺。未及十合，項羽大兵又到。韓章不能抵敵，撥回馬便走。羽揮動後哨一併追趕，却有秦將李遇原領本部精兵一萬，住扎在此。未動，章邯同眾將遂投李遇營，暫歇。楚軍陸續也都到，見秦兵當頭扎營，未敢前進。傳令且屯住人馬，造飯。日已平西，范增與項羽曰：「今晚秦兵恐楚劫營，定於高陽坡下有埋伏人馬，却設空營待我劫寨。伏軍一起決中其計。」羽曰：「先生有何妙策？」增曰：「將軍統一枝人馬，徑奔秦營，鳴鑼擊鼓，遙為之勢，却差兩枝精兵截住伏兵來路，秦兵決出交戰，候兩路兵得勝，却三路合兵一處追。」



此策妙甚  
殺將計就計使彼措手不及耶可擒矣羽隨卽密差英布  
領一萬軍暗出南路桓楚領一萬軍暗出北路自領兵三  
萬出中路各分派已定却說章邯與李遇商議楚兵連日  
得勝今晚定來劫寨爾可領兵五千南坡下埋伏韓章領  
兵五千北坡下埋伏我同司馬欣等眾將大營後埋伏候  
楚兵到來三路並攻必擒項羽眾將依令調兵去訖項羽  
到晚一更時候南北二路人馬銜枚暗出項羽却自領精  
兵三萬密從中路行至五里遠不動却大舉金鼓火炮火  
鉉一齊舉發章邯正欲從寨後殺出只見南北二路秦兵  
敗回本寨後邊楚兵殺來邯不敢出戰急拔寨便走項羽

知楚兵二路得勝急催動人馬追殺夜晚廝殺十分混亂  
行二十里已到趙境城裡聽得鼓譟振天知楚兵已殺到  
城下陳餘張耳急上城探望天色漸明見秦兵大敗遂開  
城門領一枝人馬殺出來接應章邯顧不得中軍領數騎  
落荒逃走英布覩見帶領本部人馬追趕轉到東門正遇  
秦將章平急來救應放過章邯與布交馬戰三十回合章  
平無心戀戰急回保章邯奔出陽小路來正遇周熊王官  
二枝人馬接着英布見有救應遂同桓楚合兵一處回見  
項羽有趙王歇同張耳陳餘城外置酒拜伏迎接楚兵進  
城羽曰且未可進城乘章邯破之後直擣秦境勦殺餘

蘇滅秦之族正在此舉若人馬進城遷延時日養成賊勢  
終是費力遂留季布鍾離昧在趙城外統兵二十萬往北  
斬王離涉間以示威武却領精兵三十萬追趕章耶還是  
如何

總評 非項羽一人不能有 大戰羽真半世之雄也○  
羽不但有勇智亦不乏

本  
田中先生  
藏書

桂苑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